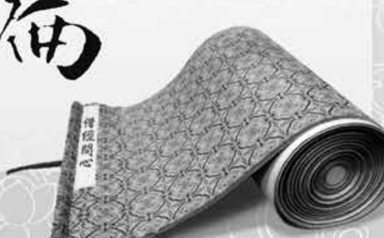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08

論語之泰伯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八篇《泰伯篇》的心得。

時至今日，道劫並降，道以喚醒善良本性，劫以戒除不良習性。上天慈悲，仙佛不捨，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可以找回清靜的本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二日（辛丑年元月初一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0
01 泰伯有至德 …… 12
02 恭無禮則勞 …… 16
03 慎無禮則葸 …… 20
04 勇無禮則亂 …… 24
05 直無禮則絞 …… 28
06 君子篤於親 …… 32
07 不遺則不偷 …… 36
08 曾子患疾病 …… 40
09 戰兢如臨履 …… 44
10 孟敬子問之 …… 48
11 鳥將死鳴哀 …… 52
12 人將死言善 …… 56
13 君子所貴道 …… 60
14 正色斯近信 …… 64
15 辭氣遠鄙倍 …… 68
16 籩豆則有司 …… 72
17 以能問不能 …… 76
18 有無與實虛 …… 80
19 嘗從事於斯 …… 84
20 此乃真君子 …… 88
21 任重而道遠 …… 92
22 仁以為己任 …… 96
23 死後已乃遠 …… 100

24 興起於詩經 …… 104
25 立足於禮儀 …… 108
26 成就於音樂 …… 112
27 民可使由之 …… 116
28 好勇疾貧亂 …… 120
29 不仁疾甚亂 …… 124
30 其餘不足觀 …… 128
31 三年不至穀 …… 132
32 守死於善道 …… 136
33 危邦不可入 …… 140
34 天下有道見 …… 144
35 有道貧賤恥 …… 148
36 無道富貴恥 …… 152
37 無位不謀政 …… 156
38 洋洋盈乎耳 …… 160
39 狂妄不正直 …… 164
40 吾不知之矣 …… 168
41 學不及恐失 …… 172
42 舜禹有天下 …… 176
43 天大堯則之 …… 180
44 民無能名焉 …… 184
45 其有成功也 …… 188
46 舜有臣五人 …… 192
47 周德謂至德 …… 196
48 致孝乎鬼神 …… 200
49 致美乎黻冕 …… 204
50 致力乎溝洫 …… 208

引言

泰伯至德無名稱焉　曾子戰兢履冰臨淵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學無止境不厭不倦

《中庸》載：「苟無至德，至道不凝。」至德之積，在於淨心回歸本位，此德乃本性中的功德，而非從外行善所積之福德，以此喚醒人人本具的本性，才得以契入大道，不至於在苦海中輪迴。因而人人都可以善用各種環境，修身養性，找回清淨的本性，《泰伯篇》記述泰伯以三讓天下而獲至德之美稱，並非爭得帝位以施善政而獲得，可見禮讓乃積德之要件，並列在此篇之首章，以表其德，並為後人立足社會的標竿，做好自己以穩定社會，展現退讓的風格，也不失為積德的好方法。

接著孔夫子以「恭、慎、勇、直」必須合禮，才能使社會和諧，

民德自然歸厚。又曾子在病重時，不忘教導學生要戰競行事，常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古訓；對於孟敬子來訪，告訴他執政之道要注意三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才能帶動民心。曾子還提到，平時要能夠做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的謙卑態度；做到臨大節而不奪、以仁為己任的君子風範。

在篇中，孔夫子提及君子的風格，執政者應持的態度，如何做好自己，如何在執政的位子上推行政策？當知百姓的情況，引導其聽令行事；不要將百姓引導成為聰明卻不守法，以至於擾亂社會秩序，所以文中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可見謙卑守法才是治國善策，才多智廣，不小心就成為亂源。提倡好學，是要我們明理實修，做好本分，或當官執政，或為民安居，都要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明哲保身。善用音樂以陶治人心，輔助政治，不使人心走向「狂而不直，侗

而不愿，悾悾而不信」。鼓勵學習要有不及而恐失之的信念，才能做到不厭不倦，並向唐堯、虞舜、夏禹等三聖王，學習其大公無私的精神，人人將依良心做事，做好本分的工作，社會自然和諧，天下當可太平。其內容往下分成五十道題，一一細究。

本篇人物簡介

★泰伯

又稱太伯，古公亶父的長子，周文王的伯父，其弟有仲雍、季歷。季歷有個兒子叫昌（即周文王），古公亶父說：「我這一輩子應該有興旺的機會，就應在昌的身上。」於是想傳位給季歷，以便昌能繼王位而振興周室。泰伯和仲雍知道後，為了讓位給季歷，兩人逃奔到江南，斷髮紋身，泰伯在吳地建國，為吳國的始祖。

★孟敬子

姬姓，魯國孟孫氏第十一代宗主。姓仲孫名捷，敬是他的謚號，

子是尊稱，是孟武伯的兒子，春秋時魯國的大夫。

★師摯

魯國的名樂師，也稱太師，名摯，孔子曾在文中讚歎其演奏音樂的奧妙。

★禹

又稱崇禹、戎禹、伯禹、大禹、夏禹，夏朝的第一代王，鯀的兒子，姒姓。原為夏后氏部族的首領，受舜帝之命治水，共十三年，其間三過家門而不入，後以治水有功，繼舜位，建都於安邑城（今山西夏縣）。

★武王（？至西元前1043年）

姬姓，名發，謚武，周朝的第一代天子，是西伯昌與太姒的嫡生次子。任用太公望、周公旦、畢公高、召公奭等人輔政。後因商紂無道，率師伐紂，使殷紂登鹿台自焚而死，建立了周朝，定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南）。

01 泰伯有至德

【原文】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孔子讚歎泰伯至德　三讓天下志向貫徹
百姓敬仰無不稱讚　其所表現高尚品格

孔夫子說：「泰伯這個人的德行，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再三將天下辭讓給季歷，人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話來稱讚他。」

泰伯是周太王的長子，下有兩個弟弟，為仲雍和季歷，季歷的兒子姬昌，就是周文王，在其出生時，有一對赤雀嘴裡銜著丹書停在門前，表示聖人出世的瑞象，此時周太王看到小孫子姬昌的相貌不凡，有意將王位傳給季歷，以便姬昌接王位。泰伯知道父親的心意，便與

仲雍商量如何順從親意。此時剛好太王生病，於是兩兄弟以採藥為由，離開了周朝，到了南方荊蠻之地，以表示不接王位，使父親能順利完成心意。太王去世後，兩人未回去奔喪，順理成章由季歷繼承王位。當時有人到荊蠻尋找泰伯，為怕被認出來，於是披髮紋身。季歷也非常仁慈厚道，不負眾望將國家治理得非常好，最後把王位傳給姬昌，就是歷史上知名的周文王。

泰伯身為長子，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再三禮讓王位給弟弟季歷，如此盡孝以順父意，不起爭端盡悌以護弟弟，成就了周朝八百餘年的盛世，養成了社會禮讓的風氣，這是非常難得的作為，使得百姓能夠在良好的身教下安居樂業。當時的百姓都非常敬仰他的德行，尤其孔夫子對他讚賞有加，所以說他已達至德。還敘述當時百姓對他再三禮讓天下的聖德，已找不到更好的美詞來稱讚，這乃是在書面上能表達的最高敬意。

來到人間要過著安詳幸福的日子，是人人的期待，然而這是要

自己努力去經營的，並非是天下會掉下來的。家庭是世人在人間生活的重要基地，誠守五常的人倫道德是經營家道重要的條件，然而孝悌正是成就仁德獲得幸福的主要資源。因此，孔夫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狀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會去作亂造反，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一生盡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了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此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德的根本。」

俗語說「祖德流芳」，能夠在平時做好自己，必然可保有美好的祖德，如此以身作則一代傳一代，必可澤及子子孫孫。周朝的建立，無非從其祖先積德做起，代代相傳，是以能夠興盛八百年。我們從孔夫子在《中庸》說：「無憂無慮的人，恐怕只有周文王了吧！他以王季為父親，以武王為兒子。上有父親開創基業，下有兒子繼承志業。武王繼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業，親自上戰場討伐而得到天下，本

身享有天下顯赫的名聲，尊貴地成為天子，擁有天下的財富，享受宗廟的祭祀，子孫後代都繼承他的功業。武王後來承受天命，得到天子之位。周公旦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業，追封太王、王季為王，用天子的禮儀來祭祀周朝的先祖。」可以印證，如果沒有泰伯三讓天下的至德，那有後來周朝的建立，在歷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警語。因而不要為爭一時之利，造成意氣用事，使得全盤皆失，那是很要不得的。世人當要敞開心胸，放大眼光才是。古德有《忍讓》好文一篇，可以給我們參考：

忍一忍，春暖花開；讓一讓，柳暗花明。

生活中有些看不慣你的人，不一定要針鋒相對。

忍，是一種胸懷；讓，是一種心懷。

有些話，慢慢都會理解；有些事，漸漸都會明白。

時間，慢慢會證明一切。不急不躁，有忍有讓，生活才美。

02 恭無禮則勞

【原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至聖孔子如此說過　只知恭敬仍會出錯
不合禮數行為疏忽　勞擾不安實在不妥

孔夫子說：如果只注重恭敬的態度，卻不合乎禮數，內心就會勞擾不安。

禮者，理也、履也，其含意是說明外表上禮儀的表現，是出自內心依理的行為，並且要在平時的生活中去實踐，才能產生真正的功能。禮是促成和諧的溶劑，但必須要出自誠心，才能感動他人，使得家庭、團體、社會、國家，甚至於世界，能得到真正的祥和。出自誠心的禮節，禮多人不怪；如果摻雜有目的的禮儀，其禮越多其心越

詐。禮提供我們遵守道德的禮制規範，在日常生活中，守本分而不僭越禮制，人們才能平安過日子，同時也是實踐仁道，固守清淨本性的良方。

《論語・顏淵篇》記載：顏淵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就會稱讚你是一位仁者。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由別人去做嗎？」顏淵問說：「請問老師實踐仁道的細目？」孔夫子說：「不合乎禮不要看，不合乎禮不要聽，不合禮不要說，不合乎禮不要做。」顏淵回答說：「老師所說的這些話，我顏回雖然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禮的實踐貴在合度，所以稱為禮節，也就是所行的禮儀要有所節制，要合乎中庸之道，做到恰如其分，過與不及都會影響禮制的效果，讓人有遐想的空間，反而不是很恰當。

行禮的態度，必須出自內心的誠敬，如果出自沒有誠心的恭敬，必然會在外表的言行舉止顯現出來，讓人家有不好的感覺，甚至產生

反感，造成他人心中的勞擾不安，也讓自己所表達的禮儀徒勞無功，說不定還有副作用，讓他人看輕我們無禮的真面目，是以孔夫子說：「恭而無禮則勞。」《大學》說：「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難聞的臭味，有如喜好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充滿法喜、知足常樂的心境。所以有德養的君子，必須謹守慎獨的功夫。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其所作所為，為了滿足私慾，無所不用其極。一旦見到心地光明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而想盡辦法掩飾不善的部分，且表現其善良的部分。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心思別人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如此的掩飾又有何好處呢？這就是『誠於中，形於外』的道理所在，也就是存在於心念，自然會顯現於言行舉止。因此，君子必須做到慎獨的功夫。」

來到娑婆世界，我們是來學習如何了業了愿，並且如實的去完成，才能淨化本性以回歸本位，前輩有《唯有學習才能成就》一文，提供修士參考：

唯有自知不足，才能力爭上游；
唯有戒慎恐懼，才能少犯過錯；
唯有反求諸己，才能不起怨懟；
唯有懺悔改過，才能了業了罪；
唯有真修實辦，才能功德不漏；
唯有精進不息，才能使命擔荷；
唯有置心一處，才能聖業辦妥；
唯有明理修辦，才能發心不退；
唯有認清考魔，才能不落網羅；
唯有心生慚愧，才能常保謙卑；
唯有理念正確，才能方向不頗；
唯有淡泊名利，才能體道滋味；
唯有心繫苦難，才能喜捨慈悲。

【原文】慎而無禮則葸。

孔子繼續分析解說 只知慎重難免疑惑
不合理數作為不周 畏懼不安心難開闊

孔夫子又說：如果只注重處事的慎重，卻不合乎禮數，內心會顯得畏懼不安。

言行是心思的表達，謹言慎行是做人的基本要件，以誠心表達於言行，會受人尊重；以妄心表達於言行，常受人唾棄。在《十五條佛規》列在最後，以表示前面十四條的實踐，如果未能做到謹言慎行，恐怕會減弱效果，甚至於前功盡棄。然而謹言慎行必須由自己做起，不能期待他人先做，在社會上，無論在哪個團體，身居何等的

地位，都應該以此為修身的根本，使自己能立足於社會上，並且可免於過錯，誠如《大學》所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謹言慎行對人的一生來說，非常重要，一言一行之不謹慎，可能給自己帶來莫大的阻礙與困難。但謹慎是一種正面的能量，如果會錯意用錯表達方法，將造成心理的畏懼與障礙，變成畏畏縮縮的負面能量，那就不合理了，所以孔夫子才說：「慎而無禮則葸。」葸者，讀喜，畏縮、退卻的意思，能使人張慌失措而面無表情。

所謂的「謹言」，是要我們說話謹慎，該說則說，不該說就不說，多說無益，說不定還會帶來災禍。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可與其人說話，卻沒能與他談話，就是失人；不可以與其談話，卻與其談話，就是失言。有智慧的人，既不失人，也不會失言。」因此平時的說話，也是待人處世的一門重要學問。與人說話，要做到言滿天下無口過，不要給別人帶來不便、尷尬與困擾。

所謂的「慎行」，是要我們做事小心，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

為，知所進退，以免失據而亂成一團。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大道經常展現無為的精神，然而其實際的作為，則是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因此平時待人處事的行為，要能做到行滿天下無怨惡，不要讓他人產生瞋恨與厭惡，從而結下不好的因果，衍生難以了結的輪迴關係。

在平時生活中適度謹慎，合乎正常的禮儀，將獲得美好的結局，如有過與不及的情形，將使對方感到不安，甚至於出現情緒性的反應，讓事情越演越烈，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始料未及的場面，往往讓人措手不及，一臉茫然與無助，使得事情出現敗壞的現象。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說：「有智慧的人，通常能做到謹言慎行，不失言也不失人。修行從淨心開始，在平時生活中，要時時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有智慧的人是不會隨便說話的，會隨便說話的人，通常是沒有智慧。因而修道士當謹言慎行以修德，嚴謹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以防色聲香味觸法等六賊的侵入。時時消除會傷害人

的銳氣，解除心中的紛擾，要經常與光明的本性融合在一起，還要能從妄念中分離而不被污染，如此才能培養出玄妙高尚的品德。」我們要在生活中，從妄念中找到本性，讓本性能在生活中誠心展現於言行中，自然不會受到妄念的牽纏。

不合禮儀的謹慎，將導致錯誤的行為，讓自己生活在茫無頭緒的困擾中，因而平時對於身心靈的保護，必須要注重，先聖有《心靈良方》一帖，可供修士服用：

有懺悔心的人，才能改過；有慚愧心的人，才能進步；
有上進心的人，才能成就；有感恩心的人，才能知足；
有平等心的人，才能無私；有謙卑心的人，才能恭敬；
有包容心的人，才能體諒；有禮讓心的人，才能尊賢；
有道德心的人，才能自重；有清淨心的人，才能悟道；
有智慧心的人，才能處世；有慈悲心的人，才能度人。

【原文】勇而無禮則亂。

夫子接著加以分析　注重勇氣不明事理
顛三倒四胡作非為　作亂犯上欺人自欺

孔夫子接著說：如果只注重呈現勇氣，卻不合乎禮數，就容易做作亂犯上的事情。

勇是三達德之一，是修身重要的標的，能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間五倫，發揮良好的功能。孔夫子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知恥的人，能夠知道不合理的事情不可以去做，不可以被欲望

驅使而難以控制，因而必須具有相當的勇氣，才有能力制止不良習氣的驅動，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魄，才得以保護自性的優良品格。

勇者有不懼的精神，以此可以面對重重的困難加以突破，使得完成事情可以獲得有效的作用，但勇氣的發揮必須在正當的事情上，才會有正面的功能，如果用法錯誤，將給自己帶來災禍，給家人及社會國家添亂，不但使自己身敗名裂，嚴重時會使家國俱亡，能不謹慎嗎？因而勇氣要用在合理的地方，孟夫子在《公孫丑上篇》引用曾子對子襄所說：「我曾經從老師聽到什麼是大勇？自我反省不合理，雖然是面對卑賤的貧民，我也不去驚動他；自我反省而合理，雖然面對千萬人，我也敢勇往直前。」可見真正的勇敢在於合理，而且不違背禮儀。

孔夫子教導學生，必須要智謀雙全，對於有勇無謀的子路，在《論語・述而篇》中曾對子路說：「有人要靠空手與老虎搏鬥，靠徒

步涉水過河，縱然知道會死也不後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的，是在處理事情時，懂得以戒慎恐懼的態度，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子路勇氣過人，雖然有其優點，但勇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終究將自己的生命給毀了，這就是美中不足。

勇氣出自於人心，如果從人心中的本性自然顯露，將是為公的正能量而益於人群；如果是出自心中的習性所發，恐怕會產生為私的負能量而有害於人群，因而在使用勇氣時，絕對不能意氣用事，否則會亂了秩序，敗壞事情，留下許多難以挽回的憾事。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天道好還，善惡各有所報應，因緣成熟，果報難逃。如果過於勇敢而不知自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如果知所自律，不敢隨便造次，就會有活命的機會。勇敢與不勇敢，如果能夠善用，將會帶來利益；如果惡用，必然招來莫大的禍害。天下間所招致的凶惡，都是依據天律而來，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就是明

白道理的聖人，有時也難以徹知其中的緣由。天道自然的運行，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夠勝過萬物；不必通過言說，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而無所用心，卻能產生最好的策畫效應。天道有如一張巨大的羅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疏漏。」是以不合禮儀的勇氣，不可隨便亂用，以免招來不幸的命運。

萬法心生，勇氣亦然，然而自造業自承擔，這是天律的鐵則。只要我們多一些檢視，許多惡劣的後果，都將消失於無形。免得造下錯誤時，還要花許多的時間、精神、財力、生命去善後，還不見得有效果，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可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是以要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古聖有《慎微》一篇，足為修士的殷鑑：

勿謂一念可欺，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

勿謂一言可輕，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

勿謂一事可忽，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

勿謂一時可逞，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05 直無禮則絞

【原文】直而無禮則絞。

夫子又再繼續分解　心直口快只知發洩
不分是非不合禮數　尖酸刻薄不守口戒

孔夫子接著又說：如果說話只知道心直口快，卻不合乎禮數，口氣就會尖酸刻薄。

「直」是對事情的應對態度，直截了當的表達，這正是心胸坦蕩的表現，看到或知道什麼就如實的講，從不隱瞞也不拐彎抹角，也不會造假，是天真的表現，這種人通常是心地善良，待人處事可說是真誠而不虛假。直有直爽之意，直爽令人心胸開闊而精神飽滿，直爽使人難以隱瞞而信心十足，直爽讓人不會推拖而認真其事。

然而直爽的人，難免心情的急迫，求好心切，如果想要能夠圓滿應事，也必須要視情況而有合理的節制，與禮節互相配合，才不至於讓人感到咄咄逼人，使人有喘不過氣的窒息感覺。直爽的人行事作風直率坦白，通常不會有心機，讓人感到與他在一起，不會落入其陷阱的安全感。然而直爽的人總是口無遮攔，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一般不會權衡當時的情況，有些不得宜的話不該講，或者不適當的事情不該做，不懂得用禮節約束，以至於直爽變成敗壞事情的殺手，無意的傷害，卻造成他人的損失，如此的無奈，如果不能事先對自己直爽的個性加以節制，恐怕會成為他人的拒絕往來戶。因而孔夫子在本章說：「直而無禮則絞。」絞讀繳，有急切而纏綿不休、糾纏不清的意思，讓人感到有急迫的壓力。

在修行上，「直」是一種方法，讓我們看清目標，直奔最終的目標，不必再去尋找，走許多冤枉路，浪費許多時間。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菩提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只要找回這一

顆清淨的心，率直以往，必然可以成就佛道。」可見修道的重點在修心，找回迷惑於人間的本性而已，只要懂得找回這率真的佛性，成佛何難！因而惠能大師又在經中提醒我們：「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上的人本來就具有，只因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借著大善知識（明師）的開示引導，才得以見到本性。」可見世人找不到自己的本性，往往是搞錯方向找錯地方，明明佛性在自己的心中，卻花了許多時間往外尋找，所以找了好幾輩子，甚至於好幾劫的長時間，還是沒能找到。如果能夠找到如惠能大師的明師指點，當可當下明心，繼續往前精進，洗清累劫的業力，完成自己的願力，當可見性。

修道不外乎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性，當看清目標之後，就必須往這目標前進，在經歷的過程中，必須經歷許多挫折困難以了業了願，必須對於大道具有十足的信心，才能從重重的困險之境中解脫，在其間只要信心不足，可能就會半途而廢，與見佛無緣。濟公禪師曾以《起心動念》的訓文，提醒諸徒兒，要如何修道，才有成就，其文如下，

可供普羅大眾修行的參考：

修道人的心頭大患，莫過於「不知足」，
那個不知足便是「起心動念」、「不能安份」，
也就是貪、瞋、癡三毒在作亂。
連名為修道人的你都會亂了陣腳，又如何安定他人呢？
孔夫子說：「慎心物於隱微之間，慎其獨也。」
起心動念的那一剎那很重要，有人相、我相就是地獄。
佛魔只在一念之間，你成全人就是佛，你考倒人就是魔。
僅僅這一個不經意的心念，就可以造就聖賢、造成魔頭。
所以徒啊！你自己的心頭要把持得住，
可別忽略了自己的「起心動念」。

06 君子篤於親

【原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夫子又說君子引領　待民忠厚能以親情
百姓自然與起仁德　上下一致政策通行

孔夫子再說：領導人能夠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的親戚，百姓自然就會興起仁德。

「君子」一詞，在中國周朝之前，是用來作為貴族的統稱。到了春秋時期，在封建的社會中，用來稱呼士大夫等當官的人，平民百姓則稱為小人。後來儒家把君子定義成品德修養優良的人，在本章所稱的「君子」，應該是指品德修養良好的領導人。自古以來，領導人的行事風格，通常會成為百姓學習的榜樣，因此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

攤在陽光下，受到眾人的檢視，所以必須要謹慎做好自己的本分，以身作則來帶領百姓，使百姓心服口服的遵從，如此社會風氣才會有正面的發展。

《論語・顏淵篇》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說：「如果將國內無道的人殺掉，使得國家的政治歸向清明，這個方法如何呢？」孔夫子回答說：「先生您治理國家的政事，何必要用殺戮的方法呢？先生您想要向善，百姓自然就會向善。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小人的品德有如草，風吹於草上，草一定隨著風向而傾倒。」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何況以殺戮的方式治國，雖可收一時威嚇之效，然而造成百姓的恐慌與不安，致使百姓對領導者失去信心，進而產生怨恨，終至眾叛親離，其實並非方良策。

因此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

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世人本具良心，對於事情的好壞，該做與不該做，都有自然判斷的能力，只因被妄想貪婪慾望沖昏了頭，埋沒了良心，所以才沒有判斷的智慧，如果領導者能善加教育與引導，人心淨化，社會安定，國家太平並非難事。但這些事情都要由領導者以身作則，率先做起才能有效果，與百姓站在一起，同心同德，自然可以創造美好的環境，是以夫子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治理國家必須懷有謹慎大愛的心，如此親近領導百姓，才會受到尊重與愛戴，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的六十章所說：「治理一個大的國家，就如同烹煎一條小魚一樣，不可經常去翻動，致使魚身支離破碎。同樣的道理，治理國家的政事，不可以朝令夕改，致使百姓不堪其擾而發生動亂。以大道來治理天下，必使鬼神各安其位，鬼魅不會出來作祟，擾亂人間。不僅是鬼魅能各安其分，神明也能夠各守其正，不會降禍傷害於人。不僅是神明不會降禍傷害於人，聖人也不會

去傷害那些不守正道的人。等到神明與聖人兩者都不傷害人時，顯然百姓的德行已經足夠，能與大道交相感應，而且能夠回歸正道了。」

政治在於使國家祥和，古德《和平之氣》一文，正可為領導者的參考：

天地間不能一天沒有和平之氣，何況是人的心？

所以要從我們開始去營造，要和平從自己做起。

要能降伏不平的心，什麼叫不平的心？

如果對於修道這條路很有自信心的話，

雖然遇到很多的稱譏毀譽，就不會抱怨。

當人們毀謗時，才能看出真功夫，不遷怒、不動心。

動心就是擾亂平靜的心，這平靜的心被攪亂了，

那世界也不平了。

人心不平，世界怎麼平呢？所以一切的問題都在自己。

成佛是自己的事，造罪也是自己要賠償。

07 不遺則不偷

【原文】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孔子繼續分析解說　親朋故舊互動善妥
主政君子誠心待人　百姓熱情必有所獲

孔夫子繼續再說：領導人對於過去的親戚朋友不遺棄，百姓就自然不會冷漠無情。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必須以誠心，才能產生感動而心心相印，如此才得以合作無間。因而對於過去的親戚朋友，仍能保持聯繫，經常給予關懷，讓他們都因為你的出現，感到開心與希望，如此的作為，對於領導及傳達政令，是非常有幫助的，基於互相間感情的建立，從中產生互信，當然對於所有實施的政策，百姓絕對不會有所疑惑，必

然盡全力配合推動，以至於圓滿完成。如果領導人喜新厭舊，對於過去所認識的親戚朋友，如過眼雲煙，甚至於將他們當作自己成功的墊腳石，使用過後就遺忘而不知感恩，這會讓人起寒心而認清你的人格，當他們因你所做所為而受到傷害時，必然導致眾叛親離，將不得善終，這是領導者要注重的問題。

用心於治理政事，必然是善用誠心去感動百姓，而不是光說不練，只做表面功夫，卻不實際去為百姓著想，久而久之，必然會被百姓看破使倆而不再相信。所以真的懂得治政的領導者，必須要做到如同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七章所說：「善於行事的人，能夠順自然而行，不會特別誇耀，因而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善於說話的人，必定謹慎，不會有任何的瑕疵與錯誤；善於策略的人，充滿智慧，能隨機應變，不必特別去籌略；善於守護心門的人，不必特別用鎖來防止六賊，這六門也不會打開，讓六賊進來；善與大道結合在一起的人，能達於心道合一，雖不用繩子將心與道綁在一起，也不可能解開。聖

人慈悲無量，能夠仁民愛物，以大公無私的心，經常行善巧妙法去救人，所以從不放棄任何一個人，並且愛護一切萬物，所以從不踐踏任何萬物，這就叫做襲明。所以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鏡。不懂得尊重老師，不知道愛惜借鏡，雖然自以為聰明，其實是非常迷糊的，這就是所謂的要妙。」

有智慧的人，善用周遭的一切，我們一生所經歷過的人事物，其實都是為我們將來做足準備，所以孔夫子說：「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所謂的故舊，再深入的探討，應該包括自己曾經有過的人、事、物，無論是有利的或是有害的，這些對我們來說，只要我們懂得善用，在一生當中，都是可以成就我們的貴人，因而我們不能失去或唾棄，故說不遺、不偷。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教導我們：「想要學道者，當要觀察其中奧妙的關係，使能在委曲之中求得圓全，以矯正其枉曲而得到正直；能夠填補低窪而獲得圓滿，除去舊弊而獲得更新；懂得積少

必可成多的道理，然而要注意，貪多反而會造成迷惑。所以聖人抱持專一的精神，以應合天下諸事。不固執己見，能夠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自然能夠彰顯；不自誇己功，自然可獲得其功；不自我驕矜，品德自然成長。由於不與人爭鬥，天下自然太平而不會互爭。古人所謂『委曲求全』的名言，難道是說假的嗎？只要能夠誠實做到，必然好處都能歸屬於他。」善用周圍的一切，將使生活更為圓滿。

人間本是無常，然而必須用心經營，先賢有《專心》一文，可供參考：

修道不麻煩，不綁時間，不影響家庭，在世間不是天堂，到那裡都有麻煩、有爭執困擾，做人就要盡本份，才是真正做人。仙佛本是凡人做，只是凡人心不堅。

種田的就要專心種田，上班的就要專心上班。不可種田的想要做老闆，做老闆的想要做總統。想要做仙佛，要先把基礎打好。菩提樹要種得深，自然風來，就吹不倒。

08 曾子患疾病

【原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曾子曾經罹患疾病　召門弟子使其看清
命令學生打開手腳　以便能夠明白情形

曾子有一次生重病，把學生召集前來床前，對他們說：打開我的手，打開我的腳，大家都看一看！

每個人的身體髮膚，都是父母所生，當然要善加保護，免得父母憂傷，這是孝順的基本概念。孝悌為發揚人倫的重要基礎，尤其從小給小孩子要知道父母親養育我們的恩重如山，德澤似海，因而打從心中要孝順父母。孝順父母除了順從以外，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況是父母所擔心的，所以時時刻刻要保護好自己。尤其在待人處事上要能和

諧，不要因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惹事生非，所犯下的惡行，受人指指點點而讓父母蒙羞，讓雙親在人前抬不起頭來，那就是不孝。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孟武伯問孝時說：「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於生性好勇，橫行霸道的孟武伯，從小生長在權貴的家庭，嬌生慣養，又繼父位掌魯國的大權，位高權重，如果沒能好好去運作，恐怕造成身敗名裂，世襲的家族權位將毀於一旦。從此可見，生在權貴家，似乎有其美好的一面，但稍有不慎，恐怕也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這也是父母所擔憂的。或者處於高位，容易在爭權奪利中，讓自己操勞過度而敗壞身體，或者過多的慾望，讓自己毀了道德。如今的社會中，以金錢掛帥，以名位為重，但為了權與錢，運籌帷幄，交際應酬，絞盡腦汁，傷身傷神，如果不好好想一想，不合正道的爭奪結果，會給自己帶來什麼下場，是否人財兩空？或是得到一時的權利，卻造成惡名滿天下，敗壞門楣，遺禍子孫，給祖先父母帶來永世的罵名，值得嗎？

為人子女，無論父母是否在世，心中永遠有父母存在，自然不會胡作非為，並且要時時照顧好父母生養給我們的身體，發揮一己之長以服務社會國家，光耀門楣以回報祖德，以德澤子孫。儒家推行孝道，曾子曾撰寫《孝經》流傳於世，在《開宗明義第一》說：「人的身體四肢、毛髮皮膚，都是父母給與的，不敢讓他受到毀損傷殘，這是行孝道的開始。人的一生在世界上行事，遵循仁義道德，有所建樹，顯揚名聲於後世，從而使父母受到顯赫榮耀，這是行孝的最終目標。所謂的孝道，最初是從侍奉父母開始，然後效力於國君，最後建功立業，功成名就，揚名於後世。」

人生一世難免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因而對於自己平時的一言一行，都要能夠自我反省檢視，有錯則改，如此的作為，必然對世人有交代，更能安住自己的良心，當在面臨死亡的那一刻，能夠無懼無悔，坦然面對，如此才得以圓滿成就。最可怕的是臨終時刻，愧對良心，帶著遺憾往生，那將會造成繼續輪迴，無法回歸本

位。曾子在罹患重病，面臨死亡，召來學生，作為見證，更為教導，坦然面對，「宗聖」之名，名副其實。

世人所作所為，必循因緣果法，有《佛說三世因果經》一部，節錄其前言可為修行的參考：

爾時，阿難陀尊者，在靈山會上，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阿難頂禮合掌，繞佛三匝，胡跪合掌，請問本師釋迦牟尼佛：南閻浮提，一切眾生，末法時至，多生不善，不敬三寶，不重父母，無有三綱，五倫雜亂，貧窮下賤，六根不足。終日殺生害命，富貴貧窮，亦不平等，是何果報？望世尊慈悲，願為弟子一一解說。佛告阿難，與諸大弟子言：善哉！善哉！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明說之。一切世間，男女老少，貧賤富貴，受苦無窮，享福不盡，皆是前生因果之報。以何所作故？先須孝敬父母，次要敬信三寶，三要戒殺放生，四要念佛布施，五要了知正道。佛說因果偈云：

富貴皆由命，前世各修因，有人受持者，世世福祿深。

09 戰兢如臨履

【原文】《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焉，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詩經小雅內有記載　戰戰兢兢謹慎看待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保護身體才是應該

曾子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篇》對學生說：「做事情必須要戰戰兢兢，小心謹慎，有如面臨深淵，有如行於薄冰上一樣，唯恐有失。」從今以後，我知道可以免於身體毀傷的罪過了，各位同學們，要謹慎小心啊！

《詩經》是中國古時的詩歌總集，共有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內容大多針對當時政情及民風的

評論。《雅》是屬於王畿的音樂，也是在反映當時執政者的政績，包含《大雅》三十一篇，以及《小雅》七十四篇，《小旻篇》是其中的一篇，其全文：「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讀玉），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讀窮）。潝（讀系）潝訿（讀紫）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讀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其大意是：蒼天何其暴虐，災難降在我國界。朝廷沒有良好策略，不知災難何時才能止歇。雖有善謀良策難以聽從，歪門邪道卻源源不絕。我看朝廷防災的策略，弊病卻是多了一些。小人多嘴攻伐

異己，是非不分讓我心悲戚。雖然有好謀略可處理，但是執政者全不依。然而許多壞謀計，執政者卻都同意。我看執政者的心意，不知要壞到何境地。占卜靈龜已經厭倦，謀劃我已不再進獻。謀士雖然提出許多意見，就是難以將現實改變。議論紛紛到處顯，就是沒有人敢進諫。如同謀略於行遠，在路上都沒能應驗。如此謀劃令人悲痛，古聖先賢道理不能融，常規大道不遵從。小人之言卻能容，膚淺之見到處通。這如同道路上建室宮，當然最後不能成功。國家沒有良好法度，人有聰明有糊塗。人民生活雖然不富足，還有明哲謀士來相助，有些尚能夠治國以嚴肅。就如同泉水流暢汨汨，不會衰敗與陳腐。不要空手去打虎，不要過河用徒步。人們只知遇危險要受苦，卻不知災禍臨頭如何去除。面對局勢要戰兢整肅，如同臨深淵感觸，如同履薄冰自我保護。

這是反映當時領導者的驕奢腐敗，昏庸無道，善惡不辨，是非不分，聽信邪僻之言，重用奸佞之臣，不知國之將滅。一身猶如一國，

修身猶如治國，身之不修，國何以治？國之不治，身何以安？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曾子在此引用此話，就是以自己的經驗，提醒學生，終身的言行舉止不可偏離正道，以免敗壞品德，毀了自己一生的清白；在家益家，從政益國，兩全其美，何樂不為？古德有《向善去惡》一文，可提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參考依循，似乎可保一身的清白，還可累積德量，於己於祖先於子孫，有利而無害，其文如下：

只有行功了愿，沒有凌人氣焰；
只有歡喜甘願，沒有叫屈抱怨；
只有犧牲奉獻，沒有要求條件；
只有初衷不變，沒有是非成見；
只有完美呈現，沒有慌亂缺欠。

10 孟敬子問之

【原文】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曾子有次罹患重疾　病情傳到孟敬耳裡
孟家敬子前往探視　表達大夫慰問之意

曾子罹患疾病，當時魯國的大夫孟敬子前往探視。

有幸生為人，當知道珍惜，人身難得，世尊曾在《雜阿含經》舉「盲龜浮木」的故事，來說明人身難得，聽聞佛法的不容易。這故事說：當時世尊告訴諸比丘說：「有如大地中一處大海，有一隻非常長壽的盲龜，其頭每一百年出海面一次，又海中有一塊浮木，木中只有一孔，在海中漂流，隨風到處游盪，這盲龜之頭能從此孔鑽出嗎？」阿難回答說：「世尊！這事簡直不可能，為什麼呢？這盲龜在海的

東邊游走，這浮木隨風在海的西邊到處漂流，這實在不可能啊！」世尊告訴阿難：「這盲龜要鑽出浮木孔，確實很困難，但也不無可能。愚癡的凡夫漂流於五趣之中，要出生為人，比這盲龜浮木還困難。」《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世尊所說的話，句句是實，至今都能得到一一印證。

世尊示現人間，告訴我們修佛必須要有色身，此色身是為了了業了願而來，因而必須要接受人生許多的歷練，等到圓滿後才能成就。因而遇到困難，甚至生病的考驗都是難免的。只是修行能夠悟道的人，可以看開人間一切，不為外境的變化而影響修程。未能悟道者，再遇到考驗時，信心不足，或走偏修行之路，或半途而廢。然而自古聖賢仙佛都是凡人修成，只要有堅定的信心，不為困頓險阻所障礙，自能通過考驗而有成就。

依據《禮記・檀弓上偏》記載：曾子重病在床，學生樂正子與兒

子曾元、曾申都在旁邊，有個小孩拿著燭光照明，說：「您所睡的蓆子非常華麗，是大夫所贈送的嗎？」曾子聽了非常驚慌恐懼，說：「是的，這是季孫大夫所贈送的。」於是叫曾元將蓆子換掉，曾元說：「您的病情很重，不能輕易移動的，等到天亮病情好些，再幫您換。」曾子說：「你們敬愛我，不如那小孩。君子以德行來愛人，而小人卻以得過且過的態度來愛人。我有什麼可求的呢？我只希望能夠照著我的身分，死在我應該睡的蓆子上，如此而已。」於是大家合力將蓆子換掉，曾子再回到換好的蓆子之前就斷氣了。由此可見聖賢遵循禮儀的堅持，至死不移，才能有所成就。

宋朝黃龍悟新禪師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因而從今開始，要善用自己的時間，努力於修行，淨化心性以回歸本位。古佛有《修行的可貴》之善文，可為我們修行的參考：

修道有困難，修道有考驗，要記住，天下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
經過一關又一關，自然能夠勇敢面對困境，
每個人的眼睛都要往前看，當你碰到壁，碰到石頭，路走不通時，要回頭看自己的內心。
凡人都往外求，聖賢都往內心探究。
學道是學做人處事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要一直不斷提醒自己，心要平。
你的心平了，很多事情就都沒有問題了。
修行的過程雖是辛苦，若能了解，修行的真正可貴，才是值得。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的人生，把握每一個機會，切莫因猶豫等待，而錯失良機。
用什麼眼睛去看人，人家就變成什麼樣。
心美物物皆美，心善物物皆善，成乎一心而已。

11 鳥將死鳴哀

【原文】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曾子告知孟敬子言　鳥之將死真情現前
其鳴叫聲感到哀傷　此景此情非常明顯

曾子對孟敬子說：鳥類將要死亡的時候，其鳴叫聲顯得哀傷。

萬物皆是大道所生化，都具有靈性，只因累世因果的作用，因而有智有愚，出生於各種不同的類型，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這些都是依據因緣果法而產生的作用，各依其因各受其果，天公地道，天網恢恢，從不疏漏。每當死亡現前的時候，如果沒有智慧去看清死亡是自然的現象，是給自己轉化的機會，通常都會感到恐懼不安，所以曾子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觀察自然現象，當可體會來到

人間，都是應報而來，然而唯有生於人道，才有機會拜師聞法修行，去除累世的罪業，淨化心性而回歸本位。是以當要珍惜人身，善加應用，否則一旦失去人身，就沒有機會修成正道了。

常聽人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是因果報應的法則，是大道運行的規則，萬物都必須依從，沒有任何例外。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對四天王說：「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鬪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癃殘報；若遇慳悋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饑渴咽病報；若遇畋獵恣情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

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斫傷生者，說輪迴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饑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鬪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佛陀的諄諄教誨，舉許多因果報應之例證，以警示我們，不要造惡因，以免於遭受惡報。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說：「許多人的邪淫慾念太重，也太過無知，才會生成鵝、鳥、鴨、孔雀、鴛鴦、鴿子、雞、海鷗、伯勞等各種身體的形狀。這些鳥類有千百種之多，由於邪淫的罪過，身上才會長出羽毛，不能平滑，嘴與毛爪，不能辨別微妙的感觸。許多人經常憤怒，瞋恚心重，才會變成毒蛇、昆蟲、蝮蠍、蜈蚣等含有劇毒的蟲類形體。無恥與貪婪之輩，他們的業因會使自己將來變成鳥、鵲、鳶、鷲等鳥類身形。輕蔑善人的人，會變成雞、狗和狐狸等身形。有些人修持布施，但心生傲慢，以至動手毆打、欺侮或折磨生靈，也會變成金翅鳥的形體。由此可見，各種煩惱的業因，會形成許多畜生與

鳥類的苦惱。」點滴業因，果報自受，有幸為人，當要明理，實際修行，超脫生死輪迴，才是明智之舉。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但也無可奈何，造業受報，本是如此。有幸遇到明師指點，能夠早日修行以淨化心性，才得以行於正道，回歸無極理天的本位。古佛有《真道實修》，可為我們修道的參考：

遇難更顯己志堅，愈考更顯理念全；
承上天心永銘記，啟下萬古德為先；
誠心至道日常見，真經真行篤志先；
日常功課否精進，修道否有真道研；
渡人渡己懷心念，與人處事恭行謙；
掃慾得以清靜地，報之根本智湧泉。

12 人將死言善

【原文】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曾子又說相關話語　人之將死常有此舉
所說的話頗有善意　觀察此情自我期許

曾子接著對孟敬子說：人類將要死亡的時候，其所說的話頗具善意。

人的生死，乃是一生最重大的事情，人之生，給自己脫離輪迴千萬世以來難得的機會，人生難得，因自己前世曾累積不少的善業，才能有此福報，也只有出生人道，才有更多的機會修正道而成聖成佛成仙。然而當世人面臨死亡時，由於業力現前，在彌留時，經常會看到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出現，尤其是已經死亡的親戚朋友，因而有糾纏困

擾，以至於受到業力的作用而繼續輪迴。是以惡毒鬼王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向世尊說：「是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百千惡道鬼神，或變做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何況本造惡者？世尊！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臨命終時，神識惛昧，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臨終之人，通常面臨無助的境界，都會心生恐懼，希望有諸佛菩薩諸天神聖或有緣者，來幫助他化解困境，所發出的話都是善良的，所以曾子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聖佛仙真對於因緣果法非常透徹，凡人則因受到意識心的作用，難以有智慧明白真相，是以必須靠成道前輩的慈悲，告知其中的奧秘，如能生出信心而依言修道，必有解脫的機會。是以世尊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分身集會品第二》說：「吾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強眾生，令心調伏，捨邪歸正，十有一二，尚惡習在。吾亦分身千百億，廣設方便，或有利根，聞即信受；或有善果，勸勸成就；

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輩眾生，各各差別，分身度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天龍神，或現神鬼身；或現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於人，悉皆度脫。或現天帝身，或現梵王身，或現轉輪王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國王身，或現宰輔身，或現官屬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乃至聲聞羅漢、辟支佛菩薩等身，而以化度。」

每個人都具有佛性，都是佛的化身，由於被塵世污染所覆蓋，所以非但不能扮演度化眾人的角色，連自己都無法覺醒。儒教中諸多的聖賢，諸如孔夫子、曾子、顏回⋯等等，都是在扮演經中所述的角色，曾子在本章中，藉機對孟敬子來探病時引導他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我們也不要妄自菲薄，你我都是其中的一員，當好自為之。

天不言地不語，仙佛沒有人身，無法為大道真理發言，因而必須

靠人來完成代天宣化。然而要代天宣化，必先深入探討了解天意，才不至於傳達錯誤，因此平時對於聖典文章的研究，必須用心去體悟。古德有《樂觀》一文，可供參考：

路不要愈走愈無奈，要愈走愈奮發；
無奈多會怨天尤人，奮發多是感恩惜福。
路不要愈走愈消極，要愈走愈積極；
消極多會自暴自棄，積極多是自重自愛。
路不要愈走愈悲觀，要愈走愈樂觀；
悲觀多會錯失機會，樂觀多得天眷顧。
路不要愈走愈主觀，要愈走愈客觀；
主觀多會固執己見，客觀多是圓融通達。
路不要愈走愈絕望，要愈走愈希望；
絕望多會一蹶不振，希望多是百折不撓。

13 君子所貴道

【原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君子領導可貴有三　行動容貌必須安然
避免凶暴傷害百姓　還要注意遠離傲慢

曾子繼續對孟敬子說：居於上位的領導人，在待人處事上最應該注意的，有三個問題：一是注意自己的行動及態度，必須避免凶暴傲慢。

我們來到人間，是為了歷練而來，因而我們所面對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在提供我們增長智慧喚醒本性的機會，我們當要好好把握，才有機會從五濁世界中解脫。尤其身為執政者，當要成為一位真正有德的君子，不要在自己的職位上，做一個冗員，更不可藉職位作威作

福謀財害世，以免失去有人身的良好機會，卻惡用此身而害人害己，這乃是極為不智之舉。然而世人遇到名利情的誘惑，不在此栽跟斗的，實在少之又少。是以曾子在此建議孟敬子，身為領導人，當要多多學習，以做到盡己職責，不但可以利己遠禍，還能夠利國福民。

曾子本著教化的精神，適時給來探病的孟敬子一個良好建議，希望能在自己的執政上，有著合理而美好的作風。執政者首先要能修好自己的言行舉止，至少要做到明哲保身，以免禍及自己及家人，更不會殃及子孫，辱及門楣。孔夫子曾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吃飯不求豐盛饜飽，居住不求華麗舒適，做事要有敏捷的態度，說話要能夠謹慎，平時要親近有道德的人，請其多多指教，如此就可以稱為好學的人了。」好學近乎智，開啟智慧以應事，何事不能圓滿；運用智慧以待人，何人不能和諧。

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與人相處，貴在和諧，尤其身為執政的領導者，當以身作則，將良好的習慣融入

生活中，以身示教，以達不學而學，不教而教的境界，是以子夏在《論語‧學而篇》說：「尊敬賢人，在遇到時能夠肅然起敬，改變平時散漫的態度；侍奉父母，能夠盡心盡力；事奉君王，能夠奮不顧身；和朋友交往，能夠信守承諾。能夠做到如此行為的人，雖然謙虛的說，不曾讀書知道道理，但我必定說他已學得豐富的學問。」從平時的有為學起，以達於無為的境界，再以無為的精神，融入有為的事情，自然就能從下以達上，從上以達於無上的至善領域。這乃是出自本性的誠心，已經達到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所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領導者執政的態度，關係著百姓是否能服從而產生向心力，百姓的向心力強，自然政通人和；如果百姓唾棄執政者，必然眾叛親離而一無所成。如果領導人能夠勤政愛民，遠離兇殘暴虐傲慢的行為，必然在行為上受到百姓的愛戴與擁護。誠如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回答子張問仁時，表示能推行五種美德於天下，就可稱仁道，自然能

夠使政治上軌道，夫子說：「恭、寬、信、敏、惠為五種美德。待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待人寬容，就能得到眾人愛戴；對人誠信，就能獲得百姓的信任；做事勤敏，就能夠獲得成功；給人恩惠，就容易使喚人。」這就是以仁道執政的效果。

世事有因必生果，這是自然的道理，因而修道者必須深信因果，才不會造下不良的業因，自然不會產生不好的果報。先聖有《因果》之文，可以參酌：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因果要受，

所以，不需要去問什麼因果。

只要你能心甘情願地去承受、感恩、懺悔、惜福，那就是啦！

那樣你就能了壞的果，而結善的果。你們若有所求，

就要有所付出。

每個人都想要圓圓滿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可是，你要圓滿、健康、平安，就得要付出。

14 正色斯近信

【原文】正顏色，斯近信矣。

君子治政表情莊重　態度溫和有禮謙恭
與人相處言而有信　如此作為令人敬崇

曾子接著又對孟敬子說：居於上位的領導人，在待人處事上最應該注意的，有三個問題：二是表情要能莊重大方，使言行要盡力做到誠信。

所謂「顏色」，是指待人處事的表情與態度，這是內心對於所面對人事物所表達出來的現象，是否真心誠信，一一都表露無疑。誠信的人心中有一股說服的力量，讓人無法抵擋，藉此以展現貫徹的決心，是以唯有真誠的心才能感動人與萬物，使對方回應以信服，誠

如《中庸》所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由於至誠能化，至誠如神，所以能產生信的巨大能量，無遠弗屆，無堅不摧，無事不能。

執政者對於百姓能誠信，言出必行，行而必果，而且能使百姓真正受益，自然能取信於民，受到萬民的擁護與愛戴。如果所推行的政策，朝令夕改，讓百姓無所適從，而且還推行猛於虎的暴政，使得百姓不得安居樂業，導致流離失所，眾叛親離，畢竟自尋死路。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做人如果沒有誠信，不知道要如何立身處世？就如同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不知道車子要如何行

駛？」輗與軏，分別是指大車與小車的車轅與車衡相接連的活銷，是車子能夠行駛的重要關鍵，用以比喻人間無論扮演任何身分，如果沒有誠信，將是一事無成。

人與人相處，皆以言行舉止互相接觸溝通，而言行舉止乃出自心意，能誠於中，必能形於外，這是很難偽裝的，縱使是善於偽裝，也必然會露出馬腳，有如要圓一謊言，必造十個謊言，要圓十個謊言，必造百個謊言，最後謊言造多了，必然就會露餡，讓人看清真面目，就不能再取信於人。所以《大學》才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領導者當知以身作則，在遇到任何困境與障礙，要努力突破，不可因此而失去誠信，讓百姓產生失望而無助，往後不再相信執政者

的任何政策與言論，如此失去人心，必然導致敗亡。先哲有《突破障礙》一文，可供參究：

突破障礙最直接、見效的方法，便是不斷的學習、精進，而且還要捨得。

何謂「捨」？如何捨？捨得財物、地位，便能幫助別人；捨得知識、才能，可以教育人；捨得生命，便能夠盡忠；捨得享受，便能造福人群。賢士們可有真捨啊！

要捨得無悔、捨得無為，要真捨大捨，才見真心真愿，才能走過重重困境。人為萬靈之首，當有豪情壯志，要有十分的精神，做十分的偉業。人生一世來去匆匆，不必將時間花費在無謂的煩惱上。多用點工夫去捨除我相，我相一除，四相即無，如此又何來的煩惱？

人立於天地之中，要受得起天磨，在盡責任中，不斷學習、精進與付出，一層一層突破累世的習性與障礙。

15 辭氣遠鄙倍

【原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 君子執政小心語氣　用辭內容慎重仔細
> 遠離鄙陋粗俗野蠻　不能有誤都得合理

曾子繼續對孟敬子說：居於上位的領導人，在待人處事上最應該注意的，有三個問題：三是要注意說話的內容以及語氣，必須遠離粗俗、野蠻以及錯誤。

粗俗與文雅，都是人表現的態度，粗俗中有直率，出自本性的流露，一點也不做作，這是非常可取的。但如果粗俗得違反常理，出現暴戾與低俗，那就會自降品格，無一可取。文雅應該出自本性的真誠，如此才是美好而有益的，如果其中有鄉愿，是經過造作修飾而

成，外表雖是好看，內中卻暗藏機關，包藏禍心，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前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著重於實質上，讓人感覺到有如質樸真誠的鄉野百姓；後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著重於表面上，有如君子雍容態度的表現。如果要以禮樂來感化人，那我要依從前輩的誠信質樸。」因此與人相處，能夠文雅與真誠兼備，是最為完美的。

領導人如果平時所展現的態度是文謅謅的，給人有文雅氣質的好印象，但如果行事總是拖三延四，沒有魄力，難免讓百姓有心中擔憂，甚至有對其有城府很深而陰險的顧慮。領導者如果平時所展現非常強勢，言出必行，沒有商量的餘地，甚至於對反對者出言恐嚇或強加暴力，那會使百姓心生恐懼，有口服心不服的情況，難免在適當的時刻，出現反對聲浪，甚至一發不可收拾。是以領導者要懂得領導統御的要訣，使用剛柔並濟的方法，才能讓大眾心服口服，自己方能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一個人的

質樸勝過文雅，就會顯得粗俗；如果文雅勝過質樸，就會顯得虛華。如果文質都能兼備，才能成就文質彬彬的君子。」

領導政治感化百姓，要出自誠心，用溫和嚴正的態度去推行政策，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與擁護，如此政策的成功率必然大增，效果必定良好。絕對不可為了完成政策，使用嚴刑峻法或暴力、粗俗、野蠻的手段，給百姓感到驚恐不安，造成口服心不服的尷尬場面，後果大都不好。所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不能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以道德教化百姓，才是領導的最上策。

品德與才能是領導者必須具備的條件，具有良好品德，才能感召眾人前來歸附；有了才能，才能引導眾人走向正確的道路。只有品德而沒才能，沒有能力分辨善惡，恐怕不能知人善用，不能讓人適才適

用，鄉愿阿諛的人愈多，團體就會愈亂。如果有才能而沒有品德，必然招來狼狽為奸之徒，結黨營私，敗壞百姓的權益。前輩有《有真才能》之文，可為領導者學習的方向：

有真智慧才能超越障礙
有真修養才能悠然往來
有真實力才能安時處順
有真道信才能轉動法輪
有真誠意才能饒益有情
有真德行才能氣量恢弘
有真捨得才能歡喜讚歎
有真功德才能位列仙班

16 籩豆則有司

【原文】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君子從政關心細節　各有職司主管其界
執掌分明各就各位　掌理籩豆有其專業

曾子接著又對孟敬子說：居於上位的領導人，對於一些治理方面，有關禮節方面的細節，就交給專門主管的人員去做就可以了。

領導統御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要懂得分層負責的道理，並要充分的授權，適度的督導，才不會有過於專權或鬆散的事情發生。懂得充分授權的領導者，只要適度的監督就可以，大可放心讓屬下去充分發揮其從政的才華。俗語說：「士為知己者死。」真正會任用人，屬下得到充分的信任，才會盡心大膽去進行，必然能做到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如果任命人，又懷疑他的能力，時時加以叮嚀嘮叨，或時加變更，或時加指責，讓屬下不敢盡心盡力去做事，如此必然事情做不好，還要將責任推給屬下，最後必然不會有好的後果。

依據《呂氏春秋》記載：春秋後期，孔夫子有一位學生名叫宓不齊，字子賤，很有才能，魯君派他去擔任單父的邑宰（等同縣長）。子賤深怕魯君聽信小人的讒言，使得自己不能按照理想去治理邑政，在上任前請求魯君派遣兩名近侍一起赴任。到了單父，子賤命兩名近侍寫文書，他在旁邊觀看，當兩人正在寫字時，他突然將兩人的右手扯了一下，當然所寫出來的字都很難看，如此反覆多次，有一次，子賤趁機大發雷霆，兩名近侍都感到奇怪，非常氣惱，便主動提出回都。宓子賤也不挽留，還說：「你們書法的功底很差，回去努力練習吧！」兩名近侍回到都城，向魯君報告情況，請魯君指示。魯君略加思考，頓有領悟，深有感觸對兩人說：「他是在提醒我，他要你們寫字，又掣肘干擾，字怎能寫得好呢？同樣的道理，我叫他去辦事，

卻又去擾亂他治理的政策，如此他就不能按自己的理想去治政了，還好我能明白他的意思。」經魯君這麼一說，兩名近侍也恍然大悟，於是派一名使者前去轉告宓子賤，要他從今以後儘管放手去做。後來，宓子賤果然將單父這個地方治理得有聲有色。以後，人們將這個「掣肘」拿來形容不放心而干預、牽制別人做事。

所謂的「籩豆」，是指古代祭祀宴饗時，用來盛棗粟之類的竹器和盛菹醢（讀居海，乃肉醬）之類的高腳木器。籩豆之事，乃是治理政事中的小事，由於孟敬子在治理政事經常忽略大事，卻又喜歡管籩豆的小事，所以曾子提醒他，籩豆之事，有專門主管的單位負責，就不要去操心了。

執政者推行政策，以能使百姓服從為原則，要使政策能夠貫徹為重。依據《論語・為政篇》記載：當時魯哀公問說：「要怎麼做，才能使百姓服從呢？」孔夫子回答說：「舉用正直的人，不任用那些不正直的人，百姓自然服從；舉用不正直的人，不任用那些正直的人，

百姓自然不服從。」當執政者任用君子擔任重要職務，自然能夠感召善良的人，小人自然就會遠離；執政者如果任用小人擔任重要職務，自然感召不善良的小人，君子自然就會遠離。

俗語說：「官門好修行。」寓教於政，身為領導者，當要做好自己，以身作則，雖然從政，也能夠教化世人，如此也是在修行。古聖有《成全》好文一篇，可為我們生活的參考：

成全是慈愛的表現，給予希望逢生機；
成全是正向的引導，離苦得樂慧覺啟；
成全是同理的立場，體貼善解信任取；
成全是旁觀的協助，尊賢容眾謙四益；
成全是潛能的激勵，同舟共濟智力集；
成全是深切的提醒，抱道奉行斷執迷。

17 以能問不能

【原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曾子談論修養之道　能問不能是好品操
降貴紆尊不恥下問　平凡行動品德此造

曾子說；能以具有才能，卻向沒有才能的人請教；能以博學多聞，去向孤陋寡聞的人請教。

人一生下來，每天面對新的環境，都要去學習適應，一旦疏忽，必然禍及自己，還會影響他人。我們對於未來的一切，充滿了疑惑，未知下一步是如何？因此充滿了恐懼不安，給自己添加了許多壓力，如果未能有足夠突破的能力，必然無法通過諸多的考驗，從此沒有信心再往前進展，因此罹患憂鬱症，甚至衍生許多身體及心理的疾病，

難以復原，人生就在得過且過之下，無奈的苟活，這種人生過得非常痛苦，因而每天愁眉苦臉哀怨嘆氣。我們何不換一種想法，與其要痛苦過一天，不如快樂過一天。因而學習如何過好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使自己能夠樂在其中，才是對自己負責任，對自己好，否則就是在傷害自己陷害自己，有此必要如此對待自己嗎？

天生我材必有用，因而不要小看自己，也不可以輕視他人，人間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老師，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有優點我不學，是自己放棄成就自己的機會，如果還以嫉妒面對，那是在禍害自己；人有缺點我不改，是自己失去避禍的機會，如果還以譏笑面對，那會招來禍害。是以曾子在此章告訴我們，不管自己的能力有多好，自己的學識多淵博，都要能做到不恥下問、紆尊降貴，所以教導我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這才是學習的究竟之道。

一生都能以學習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必然能夠產生無窮的活力，讓自己能活到老學到老，使學能做到無止境，如此的精神將會永存，而且自己不會存有許多幻想，長期浸淫在享受中，如果遇有不如意，將會出現不良的情緒影響自己的心情。要知道，一切情緒都是心的作用，如果不能在歷練中，找到自己的本性以安定心神，外境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將扮演六賊，通過我們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劫走我們身心中的元能，讓我們的身心頹敗，能不注意嗎？

萬法唯心，修道修心，學習是讓自己放下一切煩惱，才能有美好的人生。古聖有《放下煩惱》一篇好文章，可供我們學習：

情慾俗務，此心紛擾，不得安寧，謂之煩；

忤逆違意，此心忿懥，不得溫和，謂之惱。

處難置項，此心憂忡，不得清靜，謂之煩；

憎會者聚，此心苦悶，不得舒暢，謂之惱。

貪得無饜，此心患失，不得泰然，謂之煩；
言行衝撞，此心偏激，不得平衡，謂之惱。
追求名利，此心憸險，不得坦蕩，謂之煩；
事後知過，此心懊悔，不得愜意，謂之惱。
瑣碎繁忙，此心疲憊，不得憩息，謂之煩；
事壓境拂，此心驚惶，不得愉悅，謂之惱。
經歷變故，此心無依，不得撫慰，謂之煩；
假體病纏，此心難過，不得開朗，謂之惱。
餘愿未了，此心牽掛，不得放鬆，謂之煩；
子弟頑梗，此心痛楚，不得教誨，謂之惱。
煩則生鬱，惱則生怒，此心若為煩惱二字所束縛左右，
則無法超凡入聖矣。

18 有無與實虛

【原文】有若無，實若虛。

曾子談到修養作為　虛懷若谷問心無愧
雖有才學卻不自滿　如此學行最為可貴

曾子接著又說：如此有才學的人，卻不自滿；如此有實學的人，卻能虛懷若谷。

「無為」與「謙虛」是智慧與美德的展現，然而無為必須先從有為做起，才能體會到無為的境界，謙虛也必須先有實力，能做到內斂，才能談到謙虛。這些都是在相對中領悟出來的境界，才能體會相對中的衝突，其中的利與弊，才知道在絕對中找到中道的和諧與圓滿。我們都知道「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的有為法，所以

大家都要成為有理的一方，以便順暢走遍天下路。然而在事實上，當自己都要站在有理的一方，遇到雙方都堅持自己是有理的時候，必然會起議論與爭鬥，如果不明白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必然是兩敗俱傷，最後有理卻成為無理。如果有一方真正懂得「有若無，實若虛」的道理而付諸實踐，不與爭理，趁機培養忍辱的功夫，還能給對方賠不是，自認無理，懂得放下，事情必然在當下可得到平靜，這是已經進入「無為」的修道士，才能領會與做到的，所以智慧與心量並非常人可以看得出來的。

當大道從無極演化為太極，從太極生兩儀之後，事理便從絕對變成相對，並從此演化出眾多的現象，修道士在此當要謹慎深入理解而善用之，才能獲得美好的結果，否則便會偏離正道而失去中庸，落入輪迴。其運用的方法，老子曾在《道德經》第三十六章說：「面對事情想要使其閉合，必先使其張開；想要使其柔弱，必先使其堅強；想要使其廢除，必先使其興盛；想要將其奪取，必須先給與。這就是要

從認明道理的微妙處著手，才能產生妙用。由此可以推知，柔弱可以勝過剛強的原因。魚本來就生存於深淵之處，當脫離深水時，生命就會有危險。國家的利器，是不可以讓眾人知道的，否則就會有毀滅的危險。人的才華如果鋒芒畢露，也會給自己帶來危害。」

有若無，是無為妙法的展現，在關鍵時刻足以保命；實若虛，是謙虛涵養的表現，在重要關鍵可以遠禍。這兩者都是心性本具的功能，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著重要的作用，無為是要我們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謙虛是要我們具有實力而不誇耀、不自以為是，其實也是無為的作用。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解說：「大道經常展現其無為的精神，然而其實際的作用是無所不為。平時要能夠保護好自己的性王，在周圍的萬物將受到感化。如果用人為的慾望去運作，必然違反自然而受到萬物的反撲，因此產生不良的報應。此時要以難以名狀而出自大道的本性，去降伏這些慾望妄念，使其回歸平靜，如此天下的一切自然才可以回歸正道。」

謙虛必須出自真誠，必須是由衷的表達，而不是表面的做作，為了讓人讚美，在言行上表現非常謙虛，就變成了虛偽了。如果想藉謙虛以炫耀自己的美德，並非出於自然的流露，雖然有時能取得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讚歎，但虛假總不能維持長久，必然會有被識破的一天。真金不怕火煉，真誠的謙虛，必然在面對各種情境的考驗，絕對不會變質。古德有《誠心接受歷練》一文，可供修道士參考：

在不斷的挫折中，累積經驗；在種種的嘗試中，增長智慧；
在關關的考驗中，堅定志向；在進退的取捨中，篤發心志；
在窮迫的困厄中，淬礪堅毅；在敏捷的求知中，開闊視野；
在滿腹的委屈中，涵養器量；在層層的跌撞中，培植勇氣；
在重重的失敗中，締造成功；在轉瞬的剎那間，創造參恆。

19 嘗從事於斯

【原文】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提醒學習有效　受人侵犯不與計較
吾友顏回可以做到　努力修養得到精要

曾子接著再說：這種學養俱佳的人，雖然受到他人的侵犯，也不與人計較，以前我有一位朋友（指顏回），曾經在這方面的品德努力過。

依據《韓詩外傳》記載：有一次，子路、子貢、顏淵三個人在一起，談論有關如何面對他人的和善與不和善的問題。對於他人對我和善，必以和善回報，看法都很一致。遇到他人對我不和善，要如何面對，回報的方法，三人有不同的見解。子路是同樣回以不和善的態

度，子貢是視情況引導他向善，顏淵則以為還是要對他和善。當時孔夫子在旁邊聽了說：「在偏僻沒有教化的蠻陌地方，就是要用子路的方式；與朋友相處之道，就是要用子貢的方式；與親人相處展現仁厚之道，就是要用顏淵的方式。」由此可見每個人的個性，對於同一問題，展現在不同的觀念。

《論語・憲問篇》記載：有人請教孔夫子說：「以恩德來回報有仇怨的人，這樣的做法如何呢？」孔夫子說：「那要如何報答有恩德的人呢？應該以正直的道理去對待有仇怨的人，以恩德去回報有恩德的人。」這是孔子的為人，能做到就事論事，有效的應用在面對事情上，這是智慧的展現，能使事情得到圓滿的結果。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這正是曾子在此所說「犯而不校」的基礎所在。在本章中，談到他有一位友人具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這個友人，這五種美德都能做到，在諸多的論

述中，皆指顏淵。

在孔夫子的學生當中，最受他重視與疼愛的就是顏淵，雖然生活在非常窮困的環境中，卻能夠安貧樂道，做到不遷怒、不貳過。所以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在同篇記載：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在同篇，孔夫子又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夫子對於顏淵懷念與愛惜之情，可說是溢於言表。

顏淵在本章，曾子隱約指出他的美德以外，在《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孔夫子對子貢說：「你和顏回，誰的造詣比較高？」子貢回答說：「我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聞一就能知道十；至於我啊！聞一也只能知道二而已。」孔夫子說：「你真的不如他，我讚許你承認不如他。」這是同學子貢對他的看法。讚美人是一種美

德，但為了得到利益而讚美人，如此將成為鄉愿，傷害道德，並且讓人產生誤解，將成為害人之舉，那就不是美德了。俗語說：「禮多必詐。」不單純的禮數，其中有詐，讓人失去防心而受害，造下惡業，並非好事。誠心的讚美，乃是正面的鼓勵，是一種不用錢的布施，讓人生歡喜心而精進，如此禮多人不怪，又可行善，何樂而不為？

借經以問心，見賢思齊；借事以練心，見過必改。如此將給自己的前途帶來無限的光明，前賢有《借境練心》一文，可供修道士平常學習之用：

看不破執著，難脫俗事之牽纏；
學不會內斂，就不懂卑下謙涵；
衝不破考驗，連累自己眾誤耽；
言不符實際，欲求人和怎融圓；
息不了心氣，惡性循環對待問；
若不止慾望，惹動群魔種惡緣。

20 此乃真君子

【原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泰伯篇中曾子告訴　可以託付六尺之孤
可以寄託百里之命　臨節不奪君子之故

曾子說：「可以託付給他，輔佐年幼的孤君；可以將國家的政事，交由他掌理；當國家面臨危急的時候，仍能保有屹立不搖的節操。這種人能稱為君子嗎？這種人當然就是君子了。」

一個人能夠大公無私，心胸寬闊，氣宇軒昂，眼光遼闊，才能夠為更多的人服務，才能創造出豐功偉業，卻不自恃其功，還能以平常心應事，這種人就是有德的君子，其德必能光耀門楣澤及子孫，其名

必能流傳於世。因為他懂得陰陽調理之道，知所進退而不為現實的名利所拘束，能做到無為與不爭，知道為眾人服務，以及成人之美而不執著於功名利祿。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說：「要善用大道所衍生的萬法，不要有任何的偏執，才不至於偏離正道。因而對於萬象的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都必須了解其意境的機制而善用之，學習聖人大公無私的處世態度，雖無為卻能圓滿，雖不言卻能達意，能順從天意而無私為，功成歸功於天，不據為己有，不自恃其能，看似沒有功德，其功德卻能從心性中自然流露而永遠不滅。」

人間無常，瞬息萬變，天下之理，陰陽相生，有無相成，執有容易失去，不執有好似無卻常有，如此的哲理，若不能深識，如何成為修道士？如何培養經綸天下的能力？如何參贊天地之化育？如何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何達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的聖人之境？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九章告訴我們說：「大道本無

為，能無為就自然能擁有，有為反而容易失去。隨機靈活應變自然能夠圓滿，這乃是無為的功能。有所作為而想順利取得天下之物，是很難如意的。天下萬物都是大道所展現的神器，要順自然法則才能夠獲得，若心起貪念而想取得，那是不可能的。起貪念而強取者，通常會失敗；刻意執有者，必定會失去。萬物的運行，有其自然的法則：有時居前領行，有時跟隨在後；有時用噓氣，有時用呼氣；有時顯剛強，有時顯羸弱；有時出現成功，有時出現失敗。聖人徹知這些情況，所以去除過分、奢求、驕態等有為的舉動，而崇尚無為的作為。」

當時周公輔佐年僅十三歲的周成王，七年之間，平定管叔、蔡叔的內亂；征服東邊淮夷、徐戎等部落；訂定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將國家治理得有條不紊，然後還政於周成王，使得周成王及周康王兩代，約五十多年，成就「成康之治」的強盛時期，也使自己成就歷史上「周公輔政」的美名，正是此章最好的寫照。修行如治政當要秉公

行事，依理而行，以平常心快樂行事，古德有《輕鬆自由》一文鼓勵我們：

躲避，不一定躲得過；面對，不一定最難受；
孤獨，不一定不快樂；得到，不一定能長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有；轉身，不一定最軟弱。
別急著說別無選擇，不以為事上只有對與錯；
許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永遠有路可以走。
你能找個理由難過，也一定能找到快樂。
懂得放心的人，找到輕鬆；
懂得遺忘的人，找到自由；
懂得關懷的人，找到朋友。

21 任重而道遠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曾子體悟述於篇中　士人風格弘毅為重
責任重大前途無限　一切行為去私從公

曾子說：身為士人不可以沒有剛毅果決的精神，其責任重大而且前途無限。

「士」，本指古代的官位，是統治階級中，次於卿大夫的一個階層，同時也是稱呼讀書人的名詞。其字是由十與一所組成，表示從一開始到十圓滿，都能貫通其事，稱為士。其本義是「事」，乃指能夠任事的人而說，《白虎通義》則說：「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也就是能夠博通古今，能夠清楚辨別事情，才能稱為有能力能任事的人，

這種人稱為士。所以「士」在社會上也是對於有道德能力者的美稱。能夠針對自己的心性淨化努力修行的人，可稱為修道士。無論從事學術、政治、教育、修行，都必須要盡心盡力，從零開始，經過一到十，都要精進努力去探個究竟，不可有所懈怠與疏忽，才合乎士的精神，所以曾子在本章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所謂的「弘毅」，是指寬闊的心胸，高瞻遠矚的眼光，透視人事物的能力，遇事能夠當機立斷，遇到困難能夠有堅強的毅力，並加以突破，這是身為士人應當具備的條件。自古以來，士農工商的順序，是社會地位的排序，可見當時對讀書當官以服務人群的人，寄予厚重的期望，而且以能讀書通過考試而當官，視為一生最能光宗耀祖的大事。但當官要能當一位好官，必須飽讀詩書，還要能夠真正為百姓服務。

儒家的精神，在於從政方面，做出了許多的詮釋。孔夫子一生，推動仁德不遺餘力，希望讀書從政當官的人，要以仁愛的態度對待國

家、社會及百姓，以此負起救世救人的責任。曾子也延續孔夫子的精神，在推行仁德時，特別強調人生的理想，以及堅定的意志。救國救民的任務是非常重大而艱鉅的，而且要使現在及未來生長在這塊國土的人，都能夠安居樂業，其目標是非常遠大的。因而儒家治世的精神，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而要讓社會安定國家和樂，並不一定要當官才能做到，每一位百姓能做好自己的本分，也就是在參與治世了，所以要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論語・為政篇》記載：有人問孔夫子說：「夫子為什麼不去當官從事政事呢？」孔夫子回答說：「《尚書・君陳篇》說：『要盡到孝道，唯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將這種作為施展到社會上，這也就等同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政呢？」由此可見儒家的教育，著重在個人的道德修養，做到自己應完成的責任，從政也只是推動人倫道德教育的方式之一而已。

淨化心性是社會安定，國家和樂的重要基礎，當然這些都是要從

個人做起，尤其是領導者更應該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始終貫徹，才能有所效益。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推動仁道精神，正是曾子在本章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修好自己，無論在家對家人，當官對國人，都是不能缺少的根本，因而古德有《勵志》一文，可供我們平時磨練自己的參考：

忍受你周遭的考驗以成全自己，捨棄你最愛的享受以解脫煩惱；
淡泊你執著的成敗以達致坦蕩，端正你不平的思想以提昇心境；
排除你計較的心理以化作無為，改變你傲慢的行為以表現真實；
糾正你固執的想法以恢復圓融，養成你良好的習慣以健全發展；
振起你低沉的士氣以奮發淬礪，維持你抖擻的精神以精進不懈；
激起你純真的愛心以洋溢道情，增長你無比的意志以慎始敬終。

22 仁以為己任

【原文】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曾子談論其所領悟　擔負責任人道基礎
自己認知任重道遠　有始有終使命不辱

曾子又說：士人以推行仁道為自己的責任，這任務不就很重大嗎？

俗語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再好的觀念與計畫，如果不能付諸實踐，那有與沒有的結果是一樣的。《大學》的八條目，所敘述的內容非常完整又美好，但如果只說而不做，治國、平天下也只能是個理想而已。「仁德」居五常德之首，是展現圓滿仁道回歸天道的重要基礎。仁內含著人與人、事、物之間的關係，如果能做到「常應

常靜常清靜」，才得以在有為中找到無為的奧妙，從有形的世界進入無形的世界，從修身進入修心、修靈、靜神、歸性，以進入大道的根源，這個歷程是非常艱鉅的任務，我們來到人間可能好幾輩子了，只因為找不回五常德，是以難以回歸本位，一直在苦海中輪迴。要完成五常德，得先從「仁德」做起，在依次完成義、禮、智、信。然而真能完成仁德，則其他四德就能順勢而為，也不會覺得困難了。

在人間要從有為的善德，進入無為的玄德，看似「善與玄」的一語之差，其境界卻有天淵之別，有時雖然歷經好幾輩子的修行，卻未能找到修道修心的重點，卻以為行善就能找回本性，不知道行善事，只能得到善報，報盡即無，如果能修心以淨化心性，才能回歸大道的本源。因此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無相頌》說：「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心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

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修福得福報，仍在輪迴中；修道須淨心，才能回歸本位。

無為之玄德，來自無住相布施，著相即落入輪迴，唯有行善離相達於無念，才得以找回清淨法身，脫離輪迴而獲得收圓的機會，這必須在心性上下功夫，才得以開啟智慧而回歸本性。本性具聖德，具足高尚而圓滿的品德，由於來到人間，被欲望沾染的程度不同，因而出現品德上的差別，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具有上等品德者，通常不居其德，才是真正有德；品德淺薄者，經常自誇其德，正是顯出其無德。具有上等品德者，經常是順其自然，不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品德淺薄者，經常藉機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具有高尚仁德者，雖有作為，卻不刻意去強調自己的仁德；具有高尚義行者，雖有作為，卻能表現得恰到好處；具有高尚禮教者，其有所作

為，通常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為了喚醒大眾，才不得已設法挽救眾人，以回歸正道。」這種無為聖業的推行，卻要在平時有為的生活中去運作，雖艱難卻值得去嘗試，以此為己任，可謂責任重大。

自古以來，諸聖先賢諸佛菩薩，為了救度世人出離苦海的一大事因緣，來到娑婆世界，教化眾人，無非要我們淨化心性，才得以脫離六道輪迴，因而所有的經典聖訓，無不教導我們「修道修心」，唯有修心達於清靜無為，才可以回歸大道的根源。在此有古佛所述《心境》一文，可供修道士參酌：

心如日月無私者賜予吉祥，心存感恩圖報者賜予如意；
心懷忠孝仁義者賜予平安，心發悲願濟世者賜予順利；
心常清靜闊達者賜予靈慧，心有博愛寬容者賜予福瑞；
心性天理慧命者賜予聖任，心抱開荒闡道者賜予令旗；
心志奉獻道場者賜予恆輝，心性圓滿莊嚴者賜予金蓮。

23 死後已乃遠

【原文】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又述士人心願　不斷努力任重道遠
精進不懈死而後已　如此作為士品完全

曾子又說：士人要不斷努力，至死而方能停止，這前程不就很遠大嗎？

死是人生的結束，是蓋棺論定的基點，是這一世從出生到死亡，功過成績的結算，生前所做的一切，到此告一段落，自己已經沒有機會再改變了，所以明理的人，當知道要好好把握生前的每分每秒的機會，從斷氣那時，我們就無能為力了，只能靠後代賢子賢孫行善積德迴向了，但效果不如自己生前親自得來得實際。孔夫子曾在《論語・

先進篇》與子路談及生死的問題：有一天，子路向孔夫子請問侍奉鬼神的方法，夫子回答說：「未能將人侍奉好，怎能將鬼神侍奉好呢？」子路接著又問：「冒昧的請問死後的情況？」夫子回答說：「在世的情況都未能識透，怎能知道死後的情況呢？」

儒家提倡人倫所需要的道理，雖不談及死後的事情，但聖人知道因果的實相，在世生存時所造的因，必然成為死後陰府審判的依據，形成下一世因緣成熟時的果報。在生前能夠將人倫之道，圓滿達成，必然在天道上會有成就。所以孔夫子在此強調生前去做好該做的倫理道德，死後自然會有圓滿的成果。凡人很喜歡去探討未來的結果，但卻疏忽當下所造的因，不知道目前所造的因，在機緣成熟時，都是果報的依據。

對父母的孝道，應該在生前做到，死後祭典的追思儀式，再隆重也只能給自己面子而已，父母親不能有實質的享受，所以俗語說：「生前一顆土豆的孝養，勝過死後一顆豬頭的祭祀。」依據《地藏菩

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載：「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可見盡孝道，要在生前盡力去做，莫等到死後，再去為父母做補救的動作，那效果是不如生前的。因而在自己生前要盡力去把握機會，不要讓它流失了，再感到追悔與遺憾，那是無濟於事的，有志於修道者，當明其理。

中國歷史三國時代，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把蜀國治理得國富民強，百姓安居樂業。不久之後，劉備去世，由兒子劉禪繼位，但他卻昏庸無能，只知享樂，把治國的軍政大權全交給了諸葛亮。諸葛亮一向主張聯吳伐魏，一面和東吳交好，一面南征孟獲，平定南方邊境，積蓄力量準備北伐，在適當的時機，決定出祁山北伐魏國。在出師前，他給後主劉禪上表，要聽信忠言，任用賢臣，富國強兵，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前出師表》。可是此次北伐卻沒有成功，兵敗退回蜀國。過了幾年，諸葛亮決定再次北伐。當時有一些臣子對諸葛亮的

北伐，持反對的態度。於是諸葛亮再次上表給後主，詳細分析當時的敵我情勢，說明蜀漢與魏國勢不兩立，劉後主同意諸葛亮的北伐。這第二道表就是史上有名的《後出師表》，表中陳述諸葛亮自表為國忠心，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忠臣對君王的表白。

在世間盡忠於職務，要做到盡心盡力，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人間有為法的極致展現。然而有為法是為了圓滿人道，如能夠進入修心淨心以至於放下，不起任何對立，以至於放心，才是究竟的無為法。從修行的角度來看，要做到放下、放心，乃是長遠的志業，有時並非一輩子的事，卻要在每一輩子累積正能量，才有機會從漸悟而達於當下的頓悟，所以要做到「鞠躬盡瘁，死而不已」，直到當下能夠找到本性為止。因此修道士，當要時時刻刻勉勵自己，時時勤拂拭，勿使本性惹塵埃。在生活中隨緣了舊業，提醒自己莫要再造新殃，使自己能早日脫離苦海。

24 興起於詩經

【原文】子曰：興於《詩》。

修身養性內德充實 可以先從詩經開始
民情風俗詩中記述 孔子提醒其可為師

孔夫子說：修身養性要先從學習《詩經》開始。

《論語・季氏篇》記載：有一天，陳亢向孔夫子的兒子伯魚請教說：「老師對你有特別教導嗎？」伯魚回答說：「沒有。曾有一次，父親獨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有研讀《詩經》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研讀《詩經》，說話難以合理。』我退下後，就研究《詩經》。」

「詩」是一種可以吟詠、朗誦的文體，古詩都含有一些講究的

格律，常用精粹而富節奏的語言文字來表現美感，藉以抒發情緒。《詩》為我國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一，是我國第一部的詩歌總集，乃收錄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餘年的詩歌，漢代的儒者奉其為經典，而稱《詩經》，共三百零五篇，內容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內有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共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的音樂，稱為正聲，就是典範的音樂，其中包含《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用於讚美聖德，歌頌神明，其中包含《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詩經》主要的用途有三：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式之用；二是娛樂之用；三是表達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後來卻成為當時貴族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成為貴族人事社交互動必須具備的文化素養。孔夫子曾在《論語・陽貨篇》告訴弟子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習《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使群體和

諧，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而言，可以事奉父母；就遠而言，可以事奉君王，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

學要能致用，才是能夠活用，能夠利益在生活上，於己於人於社會於國家，才會有正面的作用，否則只是紙上談兵，或者不知其真諦而錯用了，造成害人害己，又有何益呢？所以孔夫子經常趁機鼓勵學生，對於善用者給予讚美，使學生知所取捨。《論語．學而篇》記載：子貢問說：「生活雖窮困，卻不諂媚乞求於人；生活雖富有，卻沒有驕傲的氣息。有如此素養的人，其品德如何呢？」孔夫子說：「算是可以了，但還不如處貧困而能安貧樂道，處富貴而能謙恭好禮的人。」子貢說：「《詩經．衛風．淇澳篇》說：『猶如處理象牙、骨角、玉石一樣，必須要經過切磋琢磨的程序，才能夠成為有價值的器具。』就是這個意思嗎？」孔夫子說：「端木賜（子貢）啊！現在開始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告訴過去所知道的，你就可以推論未來的事情。」

學詩要深入，並能夠活用於生活中，且能自如而有效，才是能稱為「興於詩」，運用《詩經》的道理，開啟自己的智慧，圓滿完成事情。在每天生活的歷練中，要做到應物而不迷，才得以做到《清靜經》所說「常應常靜常清靜」。古聖有《頂天立地》一文，可提供修道士在平時修行中的參照：

來到這世界要有道，不然會迷昧。
道在人叫做性理，在物叫做物理。
俗語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人也要有理，要用理為準則目標。
理就是我們的天性，本來是天真無邪。
人到這個世界要頂天立地。
真人站得穩叫做立地，責任擔得起叫做頂天。
所以人也要以理做準則。

25 立足於禮儀

【原文】立於禮。

夫子一生學習所得　在此篇中談其原則
學習禮儀立足社會　做好基礎眾人認可

孔夫子又說：還要學習禮教才能立足於社會。

「禮」是經營人倫的滑潤劑，可以營造和諧的氣氛，但必須出自誠心，展現適度的儀態，才能獲得美好的結果，可以讓社會祥和國泰民安，是以孔夫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儀的運用，以能達到和諧為最可貴。古聖王治理國家的方法，以能達到和諧最為美好。無論大小事情，都能以此為原則。如果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也要去深入了解和諧的真諦，而去實行真正的和諧。如果沒有適

度的節制，有時也是行不通的。」所以稱「禮節」，乃是所行禮數，必須依實際情況而做適當的節制，才不會讓人產生疑惑，在心中有過與不及的疑慮。

依據《論語・季氏篇》記載：陳亢向孔夫子的兒子伯魚請教說：「老師平時對你有特別的教導嗎？」伯魚回答說：「有一天父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學習禮儀了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學習禮儀，就無法立足於社會。』我退出後，就去學習禮儀。」當時孔夫子提倡以禮樂治國，希望能夠用高雅的政治理念去教化百姓，使能夠營造安和樂利的生活環境。所以孔夫子認為世人能夠做到富貴而不驕傲，已經可以了；如果能做到富貴而喜好禮儀，那會更臻於美好的境界。

《禮記》一書向來是儒家推展的經典之一，展現儒家濟世治國的理念，是當時孔夫子的學生，以及戰國時期儒家學者解說《禮經》和「禮學」的文集，所以《漢書・藝文志》說：「《禮記》有百三十一

篇，是由孔夫子七十二位弟子，以及後來的學子所記載。」漢代的學者，選錄其中的文章，編錄成書，作為教授禮儀的參考。漢代傳授《禮記》者，自后蒼起分為三家：有戴德的《大戴禮記》八十五篇，目前已殘缺不全；慶普的《慶普禮記》四十九篇，目前不傳；戴聖的《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為目前所通行的版本。

禮教在古代以來，一直扮演著維持家庭倫理、社會秩序、國家安樂的重要角色，一旦禮崩樂壞，人心沒有正道的依據，將會使社會造成混亂，使百姓生活於顛沛流離水深火熱之中，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當人心已經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沒能從事禮教的推展，如何能安定身心，以及從輪迴中解脫呢？

禮者，理也、履也，禮教能夠產生和諧的作用，必須每個人心

中有正理的存在，並且要付諸實踐。否則《禮記》的記載再詳細，宣說禮教的人再多，未能在生活中實行，紙上談兵必然胎死腹中，無濟於事還徒勞無功。行禮必須從心明理做起，並在日常的生活中推展，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此修到「常應常靜常清靜」，庶幾修道有成了。前輩有《反省修心》一文指導我們：

修道不要只看眼前、不看人情，
我們修自己的心、成自己的果、走自己的路、訂自己的目標。
不要被旁騖所影響、不被世俗所污染，
用平常的心去思考、去反省、去回想，我該怎麼往下走。
面對問題，平心靜氣，自然有解決的方法。
急躁的心，永遠找不到成果；急躁的心，永遠得不到真理。

26 成就於音樂

【原文】成於樂。

孔子又談學習經驗　生活當中力求實踐
學習樂理成就修養　待人處事以此自勉

孔夫子又說：學習樂理才能於本性修養有所成就。

古聖王制禮作樂以治理天下，其作用不外乎以制禮規範社會的外在秩序，並以作樂來陶冶內在的情感，以防止人們的鬥爭生亂，以及淨化情感以降伏妄心，從此著手以安定人心，作為修身的基礎，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易經・豫卦・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先代治國的聖王，徹知大道運行之理，明白大地萬物乃是上天所賜，因此制禮作樂，在每年一定的時間，舉

辦祭拜天地神祇的儀式，用來歌功頌德，以為尊崇上帝的大德，進獻給上帝，並祭祀歷代的祖先，做到慎終追遠，以表示不敢忘記根本，展現對上帝與祖先的大孝。世人要能做到不忘本，就是要學上天的好生之德，天地聖人的大公無私，培養好身心，淨化心靈以找回本性，這是借著禮樂陶冶心性，在人間能過著安定幸福快樂的日子，出世間能夠回歸大道的本源，以達到來到人間最大的成就。

顏淵在《論語・衛靈公篇》向孔夫子請教治理國家的方法，夫子回答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商的木車，服用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能使人淫蕩，善辯的小人會引人入險。」音樂是用來陶冶人心淨化人性用的，其目的不在於滿足慾望，而是為了溝通人情，以化民易俗為主要宗旨，因而《禮記・樂記篇》說：「先代聖王制禮作樂，不是要滿足我們口腹耳目的慾望之用，是要我們弭平喜好與厭惡的分別心，引導我們走向人生正確的道路。」

「仁」是五常德之首，心中有仁，才能展現本性的自然流露，不致於有扭曲偏差的思想，才能以循此以回歸本性，直了成佛。如果沒能做好仁德的基礎，雖然有制禮作樂，也不能產生降心安家治世的作用，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具有仁慈的心，以待人處事，那禮儀對他而言，又有何教化的作用呢？做為一個人，如果不能以仁慈待人處事，那音樂對他來說，又怎能產生感化的作用呢？」可見禮樂能幫助我們喚回仁慈的心，是以《禮記・樂記篇》說：「以音樂來陶冶人心，以禮儀來規範行為。用音樂陶冶人心，必須達於清靜；用禮儀來規範行為，必須達到文雅。最好的音樂，是平易近人；最好的禮儀，是簡約易行。音樂最大的作用，是使人沒有怨恨；禮儀最大的功能，是能夠化解紛爭。互相作揖禮讓，就能夠使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要善用禮樂教化民眾的功能，以培養仁德，以引導世人做好自己，做好圓滿人道的基礎，要回歸天道自然就容易了。古聖

制禮作樂，是為了輔助政治教化百姓，喚回永恆而珍貴的本性。如果沒此功能，只著重於禮儀的表面形式，音樂只著重在滿足耳福之慾，那就失去先王制禮作樂的本意了。以人間的禮樂來找回自己原本具有的本性，那才是真正永恆的快樂。古德有《永恆》一篇，可提供修道士參考：

人的一生中，十之八九皆事事難如意，
一輩子的生活處在悲歡離合，痛苦中苟且偷生，
哪有真正的快樂呢？
人生的快樂，是苦中作樂，是短暫的，石光電火而已。
這樣的苦海浪波，值得你四處飄游嗎？
覓一個目標，奮勇游向光明的彼岸吧！
修行寧靜的快樂，才是永恆的。

27 民可使由之

【原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夫子說引導百姓　可以使其遵循法令
百姓多智難以服從　只要使其依令而行

孔夫子說：「可以引導百姓使遵循法令，並不可能讓百姓都知道。」

百姓以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為幸福，能幸福就容易安定，這是治國的基本理念。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或地區，民智未開，領導者只要能大公無私，為百姓的生活著想，為最主要的方向。至於要讓所推行的政策或法令，使人人都清楚明白，必須等待教育普及後一段時日，才能獲得百姓的認同，恐怕是緩不濟急，因而在這青黃不接的時

期，必需善加引導以穩定民心，才是上上之策。再說當教育普及時，不見得每個人的觀念都一致，或可能出現更多的爭議，讓推行的政策更難執行而已，是以孔夫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時善用大道來治理國家的人，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要純樸敦厚。國家的百姓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巧智來治理國家，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不以巧智治理國家，才是國家百姓的幸福。以智治國，國家百姓會遭受禍害；不以智治國，國家百姓可獲得幸福，這兩者已成為治國興盛衰敗的模式。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常以此來警惕自己，不以巧智來治理國家，就是具有玄德的領導者。玄德是一種至深至遠的奧妙境界，好像與一般的物情相反，其實當你知道之後，長此以往，必然可以順乎自然回歸大道。」

領導者必須有無為的思想，具有玄德的涵養，才能在有形的人間推行政策，使達於中庸之道，因而領導人本身的素養，是一個重要的

關鍵，百姓在其領導之下，才能真正得到安定。治國的基礎在治身，治身要從心性著手，治國猶如修身，步步謹慎，做好自己的本分，培養玄德的內涵。所謂的玄德，就是性德，是本性原本具足的功德。老子在《道德經》第十章說：「你能夠做到保護身軀，安頓魂魄，使形體和精神合而為一，以持守正道，永不分離嗎？集中精神以達到柔和，能夠如同嬰兒一樣純真嗎？洗滌一切雜念，並且深入觀照，能夠做到心性光明而毫無瑕疵嗎？愛護百姓，治理國家，能夠做到自然無為嗎？當你的眼耳等感官，在接觸外境時，做到寧靜平和而不起心動念嗎？當明曉事理徹悟玄機之後，能不使用機巧的意識心嗎？當能完全做到這些事情，還能如同大道生育、滋潤、畜養萬物，卻不據為己有嗎？興作萬物卻不居功，成長萬物卻不加以掌控，這就是所謂至盛之德的玄德。」

領導百姓必須以智慧，懂得領導統御之道，使得百姓能夠信任而心服口服，不要讓百姓有太多的懸念，這將會引動妄心而難以治理。

因而領導者要率先明理修道、依正道而行，才能做到無為而民自化。古聖有《修道志節》一文，可供領導者修身養性之參考：

蓮花之梗有節，雖生長在污濁的泥中，卻不染污。能否像蓮花中空而有節，抱持修道人應有的志節。綻放生命光輝，不讓動盪的五濁惡世，障蔽了你們的佛心本性，這是你們要修的。

修道只知道要斬除外面有形的草，耕外面有形的田。你那內心的無明有沒有去除掉？自己的心田有沒有耕啊？有沒有把一些貪嗔癡去除掉？酒、色、財、氣、貪、瞋、癡、愛，是你們最大的障礙，是不是？

在這亂世之中，人心動盪不安，你是在家出家、火中栽蓮，所以要有修道人的志氣、志節。外面亂，你的心就不可亂，你不可以像一般沒有修道的人，一樣跟著亂。你要比一般人還要能自我要求、自我管理。否則，怎麼治理末後的世界啊！

28 好勇疾貧亂

【原文】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夫子分析百姓習性　血氣之勇心智難明
喜好勇氣厭惡貧窮　社會大亂政治難清

孔夫子說：喜好血氣之勇，又厭惡貧窮，會導致混亂。

「智仁勇」三者為天下的達德，孔夫子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可見好勇並非是壞事，只是好勇要用於正面，要合理，要在禮制之內，合乎禮數，對於待人處事才會有幫助，否則就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分析說：「只注重恭敬的態度，卻不合乎禮

數，就會勞擾不安；只注重處事的謹慎，卻不合乎禮數，就顯得畏懼不安；只注重勇氣，卻不合乎禮數，就會作亂犯上；只知道心直口快，卻不知道禮數，就會尖酸刻薄。」

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成為古今中外教育上的名言，使得教育產生了教化人心、培養人才的良好效果，為社會的文明帶來莫大的效益。當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生性喜好剛勇、橫行霸道的孟武伯問孝道時說：「父母唯其疾之憂。」所有的子女都是父母的親骨肉，都希望能夠在社會上正常成長，不希望他的身心不健康而出現意外。身為人子好爭鬥狠橫行霸道，容易惹事生非，擾亂社會，傷害身心，導致父母經常擔心，這就是不孝。孟夫子在《離婁下篇》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蒙羞），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喜好匹夫暴力之勇，製造事

端，危及父母的安全，使得父母抬不起頭來，乃是不孝的行為。

《孟子‧梁惠王下篇》記載：齊宣王向孟夫子表示，他有一個毛病，喜好勇敢，孟夫子回答說：「我請求君王不要喜好小勇。有一種人手持刀劍，怒目對人說：『你敢敵擋我嗎？』這種人就是逞匹夫之勇，只能敵擋一個人而已。君王請把您的勇氣擴大一些吧！《詩經‧大雅‧皇矣篇》說：『周文王對於密須國人的侵略暴行，勃然大怒，立刻整備軍隊，阻止其攻打莒國，以增添周朝的福祉，並回應天下人的期待。』這就是周文王的大勇，周文王一震怒，就可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尚書‧周書‧泰誓篇》讚歎周武王說：『上天降下百姓，並降下武王，成為百姓的君王，成為百姓的導師。只是說派他來幫助上帝，來關愛四方的百姓。無論百姓有罪無罪，只要有我在，天下有誰敢越軌作亂呢？』只要有一個人敢在天下橫行霸道，武王便認為是自己的恥辱，這就是周武王的勇敢。周武王只要一發怒，就能夠安定天下百姓。現在君王也能一發怒，就能夠安定天下的百姓，百姓還唯恐

君王您不喜歡勇敢呢！』是以勇敢要用在對的地方，用錯地方將造成國家社會混亂。

真正君子的作為，當如顏回，雖生活在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的窮困生活之中，一般人無法忍受如此的環境，但顏回也從不改變樂道的態度，所以獲得孔夫子稱賢。

世人有富貴貧賤、窮通禍福的命運，這皆是上天根據因緣果法所運作的現象，如果不知道因果報應的規則，光憑自己一私的想法，不行於正道，想要改變命運是不可能的，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真正有勇氣的人，要能夠禁得起環境的考驗，不被困難的環境所打敗，才是真正的君子。

29 不仁疾甚亂

【原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又再繼續分析　對於不仁不可無禮
過分痛恨必然報復　導致混亂於己不利

孔夫子又說：對於不仁慈的人，過分的痛恨，會導致禍亂。

君子與小人都是人，但因其心胸寬闊與狹隘不同，對於事情的看法與處理的態度不同，會出現不同的作風，因而面對他們的時候，必須要弄清楚，才不至於造成不良的後果，使自己陷入危險之中。一般君子都具有一顆仁慈的心，善於檢討自己，諒解別人；然而小人大多數沒有仁慈的心，自我觀念很強，善於嫉妒他人，自以為是。如果與小人在一起，處處要小心，一旦得罪他們，常會受到卑鄙手段的陷

害，所以俗語說：「寧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

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唯獨女人與小人難以對待，過於親近他們，會造成他們隨便而不謙卑；過於遠離他們，會造成他們胡思而怨恨。」所謂的女人，在古代封建社會教育不普遍，見識不廣闊，心胸較為不寬闊，比較難以溝通。但如今開放的社會，這種情況已經減少，是以女人應解為心地狹隘見識不廣的人，就不在性別上區分了。心地狹隘見識不廣，以及善於嫉妒的小人，與他們來往的時候，言行舉止要特別小心，對他們過於親近，會讓其認為與他是同黨，經常不分場合，任性非為，讓人不敢領教，有自找麻煩的感覺。如果對他們過於遠離，會讓他感到沒有安全感而產生敵意，隨時出現不善意的言行，所以說：「小人難纏。」

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取悅於他，如果不以正道，是不會感到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會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卻很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

是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君子所作所為所言所行一切為公，從沒有私心的考慮；小人所為的一切，都以私利為考量，從來不為公思考。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由於心境不同、理想不同、行事的著眼點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作風，從而有不同的人格特質。

儒家以制禮作樂來調養人性，使能夠在治理國政有所幫助，然而其作用要能夠啟發百姓本具的仁心，才能夠產生正面的作用，否則難以達成效果，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修道可以啟發人的人心，使小人變成君子，古德有《真心修道者》一文，做出引導：真心修道者：

能一心許天抱道誠虔，能得一善則服膺拳拳；
能澡身浴德天性彰顯，能心手相連人心救挽；
能真心懺悔莫造過愆，能點亮心燈照亮宇寰；

能盡心辦道以達圓滿，能薪火相傳慧命綿延；
能公心一片無有私偏，能學道明理真假明辨；
能去執念培養好習慣，能把握佳期緊握金線；
能行功立德解孽消冤，能接受他人良言勸諫；
能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能經訓參研不離前賢；
能建德如偷推功過攬，能保有純真赤子容顏；
能言行相顧處事融圓，能拋開煩憂處之泰然；
能以身作則無有偏見，能去除習染脾氣收斂；
能始終相信真道永遠，能知足感恩琴心劍膽；
能常保初衷時存善念，能志向不變為道向前；
能超生了死脫離苦淵，能福慧雙修入聖超凡。

30 其餘不足觀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雖然具備周公之才　如果驕吝必招禍災
其他才華不足觀看　夫子叮囑心時存在

孔夫子說：「如果人具有周公的美好才能，因而產生驕傲且吝嗇，其他的部分，就不值得再去觀看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必須要善用，用以服務他人，造福家庭社會國家，增長人生的價值，讓自己的道德成長品格提升，與天地同齊而成為三才之一，如此圓滿人道，就可以成就天道，從凡人進入聖賢的行列。要契入正道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大公無私，因

而要立志修道者，當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學習聖人與天地的精神。老子在《道德經》第七章說：「天地之所以能夠長久，由於其源自於大道，並非自己所生，所以能依靠大道而長遠生存。聖人善用此大道，雖然後其身而不爭先，卻自然能使自身居於先；雖然外其身而不求顯現於眾人之前，卻自然能夠使己身存於眾人之前。因為其能夠捨棄一己之私而成就大公，最後眾人也不會忘記他的德澤，因而能夠永遠存在。」

周公的才能與美德，古來為人所稱讚與學習，當時孔夫子將他視為學習的對象，因而孜孜矻矻努力效法，所以在《論語・述而篇》有「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的感嘆。孔夫子以古聖賢為模範，用心學習，因此能夠成就聖人，並讚歎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以為自己學習的標竿，但卻也以「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來自我警惕，天生才能不可拿來成為驕傲與吝嗇的理由，那不但不能成就自己，反而會毀了自己。

是以一個人的品德與涵養，心胸與態度，是立足於社會，成就於當下的重要依據，因而平時要能修養自己，放眼天下，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六章教導我們：「修持大道，要學習天地的無為而為，才能成就大作為。要學習江海謙下能容納百川眾水而成為百谷王，積德才能夠豐厚。所以聖人的大德能在眾人之上，是因為他的言行舉止能在眾人中展現謙讓；其品德要成為眾人的模範，其作為必須要居於眾人之後，禮讓眾人於前。由於聖人如此的作為，所以當處於眾人之上，眾人不會感到有壓力；雖處在眾人之前，也不曾妨害眾人。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樂意推崇擁戴他，不曾感到討厭。由於聖人不曾與人爭鬥，所以天下人自然不會與他爭鬥。」

《尚書・大禹謨》載：「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易經・謙卦・彖辭》：「天道的運作，虧損盈滿而有益謙卑；地道的運行，高滿損變而有益卑下；鬼神的行為，禍害驕滿而福佑謙卑；人道的精神，討厭驕盈而喜好謙讓。」謙卑是修道

士證佛成聖回天重要的途徑，驕傲鄙吝是阻礙修道淨心回歸本位的主要原因。古德有《成就自己的佛》好文一篇，可供修道士修程中的好伴侶：

末後修道要時刻反省自己的心
末後修道要時刻守住自己的愿
末後修道要時刻認清自己的主
末後修道要時刻開創自己的路
末後修道要時刻承受自己的苦
末後修道要時刻明白自己的事
末後修道要時刻制止自己的慾
末後修道要時刻盡善自己的禮
末後修道要時刻擔當自己的罪
末後修道要時時刻刻懺悔自己的過

31 三年不至穀

【原文】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子解說三年之學　從政念頭一直從缺
不想當官難能可貴　這種情形必然醒覺

孔夫子說：「經過三年的學習，連一點當官的念頭都沒有，真是難能可貴。」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古來封建社會的思想，因而在管仲所撰寫的《管子》一書中，提出「士農工商」的概念。「士」原本指讀書人，後來引用為當官或品德高尚的人。當時把「士」放在國家社會行業的第一位，主要是鼓勵大家努力讀書，以為知書達禮，國家就容易管理，政治才會穩定。在農業的社會，農民是社會財富的

實際創造者，抬高他們的地位，就是獎勵農桑，使得國人無衣食無憂，社會國家就會安定，列在第二位。工業可給社會人民提供生活用品，對國家社會貢獻頗大，所以列在第三位。商人多投機取巧、唯利是圖，是貪婪與自私自利的象徵，壓低其地位，有不讓百姓滋長慾望的作用。

「儒」字是由人與需所組成，明白告訴我們儒家是以提倡人類所需要的人倫道德為要務，古來許多帝王以提倡儒家治國，是通過士人的學習古聖先賢的經典，融會貫通而推行於政治上，使得在政事上推動倫理教育，讓每個人能夠依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實際完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因而科考制度，只是在為國家選拔優秀的治理人才而已，後來變成「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以此光耀門楣，那是人之常情。但其真正的意義，是在考取科舉之後，分配當地方的父母官，或擔任國家的職務，是否能將所學發揮在利民富國，使百姓過著安和樂利的生

活，才是最重要的。

讀書最重要是要我們多增長學術，多開發智慧，讓自己見識廣博，心胸豁達，知書達禮，做好自己為人的基礎。並非一味為了當官而讀書，如此的思想，很容易導致偏差的功利主義，讓自己讀書的價值與品味變得低俗，甚至於把讀書變成鑽營仕途，增加名利的工具，導致禍國殃民而身敗名裂，那就不值得了，是以子夏在《論語・子張篇》提醒我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如此相輔相成，真正用心讀書為官明理處事，才是正確的觀念。因此孔夫子在本章說：「經過三年的學習，連一點當官的念頭都沒有，真是難能可貴。」

孔夫子的學生中，顏回雖然品德兼優，卻不曾想當官，只希望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深得夫子的讚許。《莊子・讓王篇》記載：孔夫子對顏回說：「你的家境貧窮，住宅簡陋，為何不出來當官呢？」顏回回答說：「我不願意當官，我在城外有五十畝田，還夠我煮粥維持溫飽；城內有十畝田，足夠種桑養蠶抽絲，做衣服鞋子。有空時彈

彈琴，陶冶身心；學習老師所教導的道理，便能使心情愉快而有成就感，因此不願意當官。」孔夫子聽後深受感動，改變面容對顏回說：「顏回啊！你的志向很好，我聽人說：『知道滿足的人，不會為了追求功名利祿而使自己受到拘累；明白自得其樂的人，即使有所損失也不會畏懼；注重內心修養的人，就算沒有官位，也不會因此感到慚愧。』我吟誦此話已經很久了，如今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這是我真正的收穫。」

真正讀書人，在親近聖賢書以為修道修己，古德有《真修道者》一文，可供修道者學習：

修道要時時刻刻承認自己的錯，修道要時時刻刻參悟自己的道；
修道要時時刻刻戒掉自己的貪，修道要時時刻刻斬斷自己的瞋；
修道要時時刻刻覺醒自己的癡，修道要時時刻刻修持自己的戒；
修道要時時刻刻行進自己的定，修道要時時刻刻運用自己的慧，
修道要時時刻刻犧牲自己的情，修道要時時刻刻奉獻自己的愛。

32 守死於善道

【原文】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孔子且說修學真諦　深信正道堅定不移
至死不變固守善道　如此作為為求真理

孔夫子說：深信正道喜好求學，堅定不移至死不變固守善道。

所謂「篤信」，是指待人處事的態度，必須深厚穩固自己的誠信，誠信乃是做人的基本原則，沒有誠信就無法立足於社會，並受到他人的信任與尊重，當然互動的情形就不會良好，所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的輗和小車的軏，都是指車子要運行必須具有的車軸，否則就不能運作。人而沒有誠信，如同車子沒有車軸，那如

何經營生活呢？因而在本章，孔夫子強調為人的基本條件，必須將誠信深深地固牢，才能將人際關係維繫好，生活的機能才會穩固健全。

「好學」，除了充實知識之外，還要開啟智慧，並且培養品德，是好學的內涵。《論語‧雍也篇》記載：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夫子：「你的學生當中，誰最為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個名叫顏回的學生，最為好學。從不把心中的憤怒發洩在別人的身上，也不會犯同樣的過錯。但很不幸短命，已經死了，如今再也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了，也不曾再聽到好學的人了。」可見「不遷怒、不貳過」的品德修養，是孔夫子所認為的「好學」。

君子的好學，必須見長於自己的品德，而非只在追求豐富的學識以獲得社會的地位，從而增強爭權奪利的條件，或者讓自己成為能言善道的人，以增長譁眾取寵的能力，成為社會上的名流。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真正的君子，吃飯不求豐盛饜飽，居住不求華麗舒適，做事要以敏捷的態度，說話要能夠注意謹慎，平時要

親近有道德的人，請其多予指正，如此就可以稱為好學的人了。」可見能安貧樂道、見賢思齊，是想成為君子者的好學之道。

儒家所提倡的「好學」，大多強調在生活的實踐，並非只在書本上多研習或在知識上多增長，誠如孔夫子的學生子夏在《論語・學而篇》所說：「尊敬賢人，在遇到的時候，要能做到出自內心的肅然起敬，改變平時比較隨便的態度；侍奉父母，能夠盡心盡力；侍奉君王，能夠奮不顧身；與朋友交往，說話能夠信守承諾。能做到如此行為的人，雖然謙虛的說，不曾讀書明白道理，但我必定說他具有豐富的學問。」

所謂的「善道」，是引導我們的身心靈走向安全舒適的美好方法，因而善道不應該是指追求外在的名利情，應該是往內修持於戒定慧。名利情的獲得，只能是暫時的享受，但在爭取名利情當中，卻要種下許多惡業而落入輪迴，為一時的享受，卻給自己增添難以脫離的業力，實在划不來。不如在清靜心性上下功夫，找回自己的本性，

常住於真心，成為活神仙真聖賢，才是真正的善道。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守死」的真諦才能真正了解，並且能夠誠心甘願做到。

好學以利己利人，才是其真義，古聖有《利眾犧牲》，以為修士參考：

飲水思源，則一生康寧；雪中送炭，則溫暖人情；
推功攬過，則品格提昇；愛屋及烏，則與人無爭；
視人如己，則天下太平。
寧叫道棄我，不可我棄道；寧叫天負我，不可我負天；
寧叫地毀我，不可我毀地；寧叫人薄我，不可我薄人。
年年力行上之銘訓，自然不忘本；月月精進恆心不變，自然有衝勁；
日日圖強渡化眾生，自然道行深；時時懷仁喜捨慈悲，自然名芬芳；
分分持戒壓抑邪思，自然清淨身；秒秒懸念世間乾坤，自然受人尊。
如是懷之利眾犧牲，此生不悔，可謂大公。

33 危邦不可入

【原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夫子續說修學之道　危邦不入當然最好
亂邦不居以免遭難　修學智慧可以找到

孔夫子又說：危險的國家不去，混亂的國家不住。

孔夫子在此章說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在提醒我們，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到危險的國家，甚至於在混亂的國家居住，不要逞一時之勇，去做無謂的犧牲。所謂的「守死善道」，必須有其正面的意義，是值得與不值得死。真正的君子是不畏懼死亡，但必須死得其所，如馮河暴虎之死，是匹夫之勇，如果為道義而死，如此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那是值得慷慨赴義。如果不是為了仁德、道義，

那就不要輕言犧牲，如果國家的政亂已經不可收拾，並非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挽救，那就要懂得明哲保身。

《論語‧微子篇》記載：有一天，長沮與桀溺在一起耕種。孔夫子路過時，派子路前去問路。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再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天下的局勢如此的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避開人群的人，為何不跟隨隱世的人呢？」

接著不停地以土覆蓋種子。子路回頭向孔夫子報告這些情形，孔夫子悵然失意地說：「人是不與禽獸居住的，我不與世人一起生活，而要和誰一起生活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從事改革的志業了。」

由此可見聖人之心，能體諒人，所以要提醒不要入危險之境、住危險之地，卻時時鞭策自己，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想要到未開化的九夷之地居住，有人說：「該地的風俗鄙陋，怎能居住呢？」孔夫子說：「有德君子居於此地，怎會鄙陋呢？」由此可見，聖人服務人群的決心，從來無怨無悔、不厭不倦，這就是其精神的偉大之處。

我們對「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做深入的探究，邦國也是指一個人的心境，當一個人心神外馳，未能成為自己的主人當家作主，任由習性左右，讓自己生活在六神無主的慌亂之中，其實是非常不妥，對自己是相當不利的。是以平時要能淨心，常住真心，不要讓心神外奔而不能守舍，這就是落入輪迴的主因，有志於修道者，當要知道其中的道理，以免於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維摩詰經》載：「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

則佛土淨。」西方淨土就在自己的心性，只要懂得修道修心，修心從淨化己心著手，每天在面對人事物的時候，要經常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一失平常心，隨即就會落入輪迴，要能保持「常應常靜常清靜」的平常心，才能在輪迴之路止步。先聖有《修道八病》的好文一篇，提醒修道士，借假境以修真心，去除弊病以保護本性，如此才得以超脫輪迴而回歸本位，其文如下：

貪著形象是奇怪病
喜談是非是長舌病
亢高好勝是大頭病
懈怠縮足是恐懼病
意志不堅是軟骨病
顛倒錯亂是精神病
妒賢嫉能是疑心病
屢勸不改是痲痺病

34 天下有道見

【原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孔子又說修學方法　天下有道為官豁達
天下無道善於隱居　可進可退穩紮穩打

孔夫子又說：天下太平的時候，就出來當官服務百姓；天下混亂的時候，就隱居起來。

《易經・乾卦・文言》載：「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在此文中，告知我們，進退、存亡、得喪，乃是平時生活中自然的現象，如果心智被蒙蔽了，那是被妄念所障礙，常會有失真的想法，以為只有進而沒有退，只有存而沒有亡，只有得而

沒有喪。以為自己一生都是天之驕子，都能順心如意，一旦困境發生阻礙於前，常會不知所措，難免一敗塗地而難以恢復。在乾卦上九爻時，陽氣已將用盡，陽極則陰，這是物極必反的自然現象，如果未能明白此理，事前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將會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當一個人的觀念固執於「進、存、得」才是好的，卻無法透徹「退、亡、喪」乃是另一階段的轉機，恐怕就無法善用「危機就是轉機」的良機，永遠無法明白「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哲理。唯有聖人才能具足行於正道的能力，善用進退、存亡、得喪的道理，將事情處理得圓融無礙。

天下有道是在說明國家的政治上軌道，正是可以發揮長才能力為國為民服務，當要好好把握，時機一走，永不回頭。然而當國家的政治不清明，小人當道，想要奉獻自己的能力以服務社會，恐怕很難立足於當時，如果為了當官而與小人同流合污，就會毀了一生的清譽，除非自己的智慧要很高超，否則難逃罵名。此時當要知道明哲保

身，伺機東山再起為民服務，所以真君子要能如孟子在《盡心上篇》所說：「崇尚品德，喜歡道義，就可以自得其樂。因此，世人窮困時不喪失義理，得志時不背離正道。窮困不喪失義理，所以士人能自得其樂；得志時不背離正道，所以百姓對他不會失望。古時的人，在得志的時候，能施恩澤於百姓；在不得志的時候，修養自身以立足於世間。窮困時能夠獨善其身，得志時能夠兼善天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能屈能伸，知所進退，乃是君子之智之德，這種在有為中蘊藏著無為的精神，乃是修養心性回歸大道必須具有的精神。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對顏回說：「如果受到任用，能夠依照正道行事；如果不被任用，也能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做得到。」這是夫子對顏回的認同與稱讚，因有如此的人格特質，雙雙得以進入聖境，奠定良好的基礎。

有幸為人，當知善用人身，數十年的生命，或為輪迴造因，或為解脫準備，一切都是自己的決定，是以說「萬法唯心」，《覺林菩薩

偈》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照諸世間，是人則見佛。」明白此理，當懂得珍惜此人身，並善加運用而且加以祝福，自我惕勵。古德有《祝福》一文，供我們平時在生活中的參照：

祝福自己，迎接覺悟修行；祝福眾生，迎接見性理明；
祝福身心，迎接平衡安寧；祝福靈性，迎接智慧晶瑩；
祝福生命，迎接圓滿豐盈；祝福當下，迎接歡喜真情；
祝福世界，迎接溫馨和平；祝福宇宙，迎接讚歎光明。
祝福自己，能明理實踐彼岸登；祝福眾生，能看破紅塵早修行；
祝福世界，能無紛爭溫馨和平；祝福靈性，能如日月光明晶瑩；
祝福身心，能平衡健康常寬容。

35 有道貧賤恥

【原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夫子說明為官之道　政治清明當官福造
此時貧賤是為可恥　為民服務百姓之寶

孔夫子又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不盡力為國為民努力，仍處在貧賤的生活中，是可恥的事情。

食以養身，衣以蔽體，屋以安身，這是生活的基本條件，但如果追求美食、麗衣、華屋，造成縱慾，那未必對自己的身心健康有所幫助，因而生活的條件適可而止。士農工商各種職業，都為了養家活口而努力，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為了滿足無窮的慾望而追求，恐怕最後只能得到身心的疲累，甚至於德行的敗壞。因此，孔夫子在《論

語・衛靈公篇》說：「君子致力於謀求大道，不曾專心去謀求食祿。雖然努力耕種，有時難免有飢餓的情形發生；只要致力學習正道，爵祿自然隨之而來。君子所憂患的是大道不能推行，卻不憂患貧窮的環境。」

在國家政治上軌道時，最需要的是濟濟的人才，能夠主動參與國家政治的良好運作，讓國家得以繼續昌盛百姓得以和樂生活。所以有才能的人，領國家的薪水，沒有生活的後顧之憂，自己能盡全力為國家百姓服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因而參與行政工作的人員，當要時時為百姓服務做好各種準備，才不會辜負國家百姓的委託，才能夠心安理得以獲得食祿，否則尸位素餐，必然為人所不恥，能不謹慎嗎？

《論語・為政篇》記載：子張請問謀官位求取俸祿的方法，孔夫子說：「要多聽別人的意見，如果有疑問就暫時放在一旁，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設法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要特別謹慎，招致

怨尤的事情自然減少。要多看別人的做事方法，如果有感到缺陷不安時，應該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特別謹慎，導致後悔的事情就會減少。說話少招怨尤，行為少導致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見賢思齊、實事求是、謹言慎行、大公無私，自然就能把官事做好，免於受到侮辱，而且還會受到尊重。

如今求職當官的人，錢多事少離家近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在沒能想到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好職位上的事情，卻先想要得到自己滿意的地位，這種想法是非常要不得的，這也是造成懶散不負責的原因，如果國家的公務人員或公司的職員，懷有如此的想法，其工作效力必然不佳，當然其業績就不好。「樹倒猴孫散」、「覆巢之下無完卵」，自己所工作的地方不存在了，自己就沒有安身之地了，這個道理應該是淺顯易懂的，但要時時警惕自己，才是最實在的。

修道修心是必須要付諸行動，而且必須確實做到，時時反省惕勵自己，不能稍有疏忽，否則一失足就會成千古恨。想要在修行上有所

成就，先賢有《果位》的好文章，可供我們時時自我檢視：

果位是給真修實煉之人
果位是給無畏魔考之人
果位是給盡心了愿之人
果位是給抱道奉行之人
果位是給佛規謹遵之人
果位是給守住心愿之人
果位是給無為奉獻之人
果位是給覺行圓滿之人
果位是給人道行踐之人
果位是給無執無相之人

36 無道富貴恥

【原文】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夫子又說政治黑暗　只求富貴怎能心安
此事可恥君子不為　面對社會要能坦然

孔夫子又說：國家政治黑暗的時候，尚居要位以享受富貴，也是可恥的事情。

不勞而獲的富貴，是一種妄想，如果不是自己努力所獲得，只是投機取巧，利用關係，或用強權奪取，雖然能夠獲得一時的富貴，但心裡總是不踏實，這種方法所得，一點也不珍貴，也會受人鄙視。尤其在國家多災多難的時候，自己坐擁高位，領取高薪，卻不奉獻己力，卻還洋洋得意以炫耀，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此，孔夫子在

《論語・陽貨篇》說：「言行鄙陋的人，可以與他同朝侍奉君王嗎？當他未能得到時，經常憂患要如何得到；既然已經爭取到手了，又時常憂患會失去。如果時時有失去的憂患，為了要保有，什麼手段都能夠使出來。」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手段，那怕被人認為卑鄙無恥，他也不在乎，如此的處世態度，讓人嘆為觀止，也讓人不可思議，更讓人難以忍受。

富貴是人人想要追求的，貧賤是人人想要排除的，話雖如此，事實上要得富貴甩貧窮，也要用對方法，如果沒能用對方法，是難以成功的。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貴是世人所喜愛的東西，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獲得，雖然得到手了，也不能安心享有。貧賤是世人所厭惡的東西，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目前的貧賤是甩不掉的。一個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的美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處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堅持依循仁德做事；雖然面對流離變亂的時候，依然要秉持仁德做

事。」如果國家正處於危險混亂的時候，仍然維護自己富貴的權益與地位，不管他人的死活，甚至於還大發災難財，如此趁火打劫，形同強盜，當是無恥至極了。

俗語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人有生必有死，活得再久，難免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端看每個人的人生價值。有些人生活在人間，深怕貧賤受苦，為了一時的享受，不擇手段去爭取，壞事做盡，得罪許多人，傷害許多人，生前遭人怨，死後遭人恨，罵名滿天飛，禍遺子孫，如此的行為，已經違反為人的精神。尤其有志於修道者，應該致力於品德的修養，不應該在食衣物質名利上追求享受，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一個有志於進德修業的修道士，然而對於自己粗劣的飲食，以及破舊的衣服，還感到羞恥的人，就不足以與他探討大道的真理了。」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史魚真是一位正直的人啊！國家政治清明時，其言行有如箭一樣率直；國家政治黑暗時，其言行

也如同箭一樣率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國家政治清明時，就出來當官，奉獻才能；國家政治黑暗時，也可以隱居不當官。」這兩者的精神，夫子讚歎，可成為我們處世的模範。前賢也有《真假智慧》之文一篇，提供我們探究：

有智撥得乾坤轉，無智反被道理埋。

有真智慧者，看世界如同一場戲，在塵不染塵；睹世事，如鏡花水月，不受財色名利纏繞，以自己真人做主，能支配天下萬事萬物，立功、立德、立言，做天下第一等高人，名留後世，方不負此一生。所以說：有智撥得乾坤轉。

無智之人，認假為真，貪圖目前虛名假利，受酒色財氣，和妻子兒女包圍，纏繞不清，致將自己本性迷昧，受萬事萬物之支配，晨昏顛倒，勞碌一生，空手而來，空手而去，結果墜入六道輪迴轉變之中，死後無人紀念，與草木同朽。

所以說：無智反被道理埋。

37 無位不謀政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子解釋為人之道　不在其位不用操勞
不在官場不謀其政　如此行為遠離煩擾

孔夫子說：「不在職位上，就不要參與策劃此職位有關的政務。」

集中精神專心一意面對事情去處理，才有機會將事情處理得圓滿周到，因此在一個國家或社會團體或家庭，都要能夠做到分工合作，才能有條不紊而不起衝突。做好本分的工作，不但是人人應守的原則，也是修道士應盡的本分。凡事要由我做起，從細節上做起，奠定好基礎，再循序漸進，穩紮穩打，才有成功的希望，絕對不可好高

騖遠，多管閒事，必然招人嫌惹人怨，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困擾。雖然有時出自善意的幫助他人，但也要看別人同意否，否則會造成許多的誤會，讓他人感到不高興，自己還心中不平，自以為「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好的。仔細思考，會造成如此的情況，乃是自己沒有嚴守分際，是以孔夫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對不在位置上的局外人所提出的忠告，讓在位者能專心專責去處理事情，不可將事情交由專職人後，又對他做出掣肘，造成礙手礙腳多方干擾，使其無法專心負責，這會使工作效力大大的減低。是以用人的原則，「疑則不用，用則不疑」，絕對不可三心兩意，如此不尊重人，執事者未能受到充分的信任，當然不敢盡全力去處理事情，必然會出現大缺失。相對的，受到信任之後，必須要做到「在其位，必謀其政」，士要能為知己者付出全力，以報答知遇之恩，縱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雖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社會的健全，國家的安危，人人有責，雖然我們不可干預在位者執行職務，但我們可以做出善意的配合，做好本身的責任，使其在推行良好的政策時，能夠快速而圓滿達標，在必要的時候，適時給予幫助，彌補其不足，卻不必要受到讚歎與獎賞，如此的涵養，才是上德者的智慧表現。誠如《論語・為政篇》記載：有人請問孔夫子說：「夫子為何不當官從政呢？」孔夫子說：「《尚書・君陳篇》說：『真要做到孝道，唯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將這種作為施展到社會上，這也就等同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政呢？」

政治本來就是管理眾人的事，為了國家富強社會安定家庭和樂，人人有責，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只要能豁達，只要能夠使整體圓滿，又何必計較你我，所以《金剛經》要我們去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等三心，除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四相，看似空幻的理想，當深入體悟時，才是來到人間的究竟，才能真正做到「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及「在其位，能謀其政」，進退皆宜，灑脫自如的境界。

無論當官或不當官，在位與不在位，每個人都要各就其位，做好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來到人間的目的，借著人身以找回自己的本性，是以先聖有《以覺戒為師》的善文一篇，可供人人參考：

以覺為師者，建立正確的修持理念，理路通達清明，明悟本性真理，以真理為師，依真理而行。

以戒為師者，累世的執著習性業障，在真理引導下，透過持戒功夫，漸漸化掉，復回光明的真如本性。

故兩者本是一體，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以覺為師是知的功夫，以戒為師是行的功夫。

不知真理焉能行深？不明真理焉能修辦道？

故覺悟本性真理，建立正確理念是體，

持戒行深，行功立德是用，體用兼備，必能成就無上佛道。

38 洋洋盈乎耳

【原文】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孔子談論有關音樂　魯國師摯了解正確
開始演奏關雎曲調　洋洋盈耳音樂要訣

孔夫子說：「魯國的樂師名叫摯，從開始演奏《詩經・周南・關雎》，一直到結束，其優美洋溢的聲音，充盈於耳。」

音樂本是大自然的一股巨大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方式與器具，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具有喚醒、聯繫與整合人格的作用，通過一種自我表達與情感宣洩的方式，使得心情能得到陶冶的功能，自古以來成為執政者輔政的重要方法。我國音樂的濫觴，以《詩經》的內容，

配合呂律的運用，成為古來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好的音樂具有正能量，能夠鼓舞人心、振興衰敗、陶冶心性；不好的音樂，讓人衍生淫亂、萎靡不振，甚是墮落而已，是以要非常謹慎，因此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告訴我們說：「我討厭紫色蓋過朱紅色；討厭淫蕩的鄭聲，混亂雅正的音樂；討厭口才犀利，卻顛覆國家政事的人。」

當時的鄭聲，乃靡靡亂世之音，因其聲調複雜、技巧細緻，使人心情容易外馳，甚至於放蕩頹墮，與中正平和、簡靜內斂的雅音，形成強烈的對比，孔夫子對鄭聲極力的反對，因而在《論語‧衛靈公篇》中，顏淵向夫子請教治理邦國的方法時，孔夫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代的木車，服用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淫蕩，善辯的小人危險。」

因此治國要以雅樂，才能夠安人心，興正情，使社會安定國家安康，孔夫子教子化民，無不以《詩經》為模範，是以在《論語‧季氏

篇》曾對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又在《論語・陽貨篇》對伯魚說：「你學過《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兩篇嗎？為人如果沒能學會《周南》、《召南》這兩篇詩，就如同站在牆壁前，既看不到前方，也前進不了。」

孔夫子又在《論語・陽貨篇》向學生們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習《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使群體和諧，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而言，可以事奉父母；就遠而言，可以事奉君王，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詩經》有這麼多的好處，所以夫子經常鼓勵家人及學生學習，其中孔夫子特別稱讚《周南》與《召南》兩篇，因這兩篇在談論修身與齊家之道，這是聖王教化的開端，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主要在宣揚人倫道德的重要性。

本章所提《關雎》一文，正是屬於《詩經・周南篇》的內容。《周南》據說是周公統治下南方地區的民歌，其範圍包括洛陽（其北限於黃河）以南，直到江漢一代地區。由於採集地區廣闊，不便以國

為稱，所以稱南，以表示南國之詩。《周南》內有關雎、葛覃、卷耳、樛（讀鳩）木、螽（讀中）斯、桃夭、兔罝（讀居）、芣苢（讀浮以）、漢廣、汝墳、麟之趾等十一篇。《關雎》篇是《國風》的開始，以為風行天下而端正夫婦之道，為成家立業，人倫道德的建立從此開始，所以對於社會的形成，國家的建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詩經》有三百零五篇，總而言之，就是要能思無邪，才能體會其中的意義，很自然展現出自性的流露，不曾有所修飾造作，可說是天真無邪。《關雎篇》敘述男女戀愛過程，以及成家立業的情況，其中有許多心情的變化，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的內容，表現出快樂卻不淫亂，哀思卻不傷心。」魯國的樂師摯，深知其中的精神，所以從頭至尾的演奏，讓人聽起來，其優美洋溢的聲音，充盈於耳。

39 狂妄不正直

【原文】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

孔子談到有關人品　狂而不直言而無信
顯然無知毫無忠厚　此人品德必然乏貧

現實不滿的一種反射，只是這種人的情緒比較容易受到外境的刺激，卻無視於周圍環境的情況，所出現的一種特殊行為表現。這種人往往與一般人的思維不同，其言行舉止經常出現怪異的現象，有時令人難以忍受，有時卻令人讚嘆佩服不已。所以會令人稱歎，是因其行為正直，為了公益不惜犧牲一切私利，做出常人做不到的行為。所以令人難受，是因其行為不正直，經常威脅侵害他人的權益，卻難以勸止，自以為是，還會提出一些謬論，令人難以接受，是以孔夫子在此

說：「狂而不直，（中略）吾不知之矣。」顯然表明對於狂妄而不正直的人，很難與其溝通，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無知有時可說是心性純潔，沒有受到環境的污染，給人有天真的感覺，有時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當無知變成了愚蠢，只知自私自利而不顧慮到眾人的利益，一點也不忠厚老實，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恐怕會傷及多數人的權益，讓社會形成一股亂象。如果這種人還具有某一種特殊的權力，出現在統治階層，可以控制他人，他人又無法對抗與反撲時，恐怕會形成人心的不安，百姓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其福報已盡，眾叛親離時，才能有翻轉的機會了。但在這之前，也只能默默痛苦的承受，對於這種人，孔夫子說：「侗而不愿，（中略）吾不知之矣。」顯然說明對於無知而不忠厚的人，實在難以溝通，不知如何才好。

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明人之智，並且善加靈活運用，才得以創下美好的成果。「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古來執政者的名訓，

出自《荀子・哀公篇》，記述魯哀公問孔夫子說：「我生長在深宮之中，受到婦人的哺育長大，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悲哀？什麼是憂愁？什麼是勞苦？什麼是恐懼？什麼是危險？」

孔夫子說：「您所問是聖明君王所問的問題，我孔丘只是小人物，怎能知道這些大道理？」哀公說：「除了你，我無處可問了。」孔夫子說：「您走進宗廟大門，向右在東邊台階登堂，抬頭看椽子屋樑，低頭看祖先靈位，那些器物都還在，祖先已經都不在了。您從這方面來想想悲哀，那怎會沒有悲哀呢？黎明起床梳洗整理衣冠，天亮了上朝聽政，如果有一件事情處理不當，就會成為禍亂的發端，您能往這方面想，怎麼會沒有憂愁呢？當太陽偏西退朝時，那些從各國逃亡前來求助的子孫，您從這方面想想，怎麼會不知道勞苦呢？當您走出國都，到邊境看到四郊亡國的廢墟，您能往這方面想想，怎會沒有恐懼呢？而且我聽說過：『君王好比舟，百姓好比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您能從這方面想想，怎麼會沒有危機感呢？」

能出生為人，當然有很大的福報，但必須善用此生，找回自己的本性，才是最聰明的選擇，古聖有《清淨光明本性》一文，足為我們一生探究：

什麼是佛？佛就是覺悟的眾生，本來眾生就是佛，

只是被外面的環境、物質、種種所迷惑，而迷失了本性，

產生煩惱、貪、瞋、癡、愛、慾望，

這就是迷失的佛，就是眾生，

而佛的境界是「覺行圓滿」。

何謂「因來去止」？你既然知道從哪裡來，就能明白從哪裡去，

明來明去，就能來去知止，知道止於「至善寶地」。

靈性都同出一個「理天」，（中略）一個人只要心存善念，上天一定會幫助你。如果你心中有小我，有私心作祟，那就得要當心了，我們要知道善心，即是成佛的種子。

40 吾不知之矣

【原文】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夫子又談人之德行　無能無信毫不覺醒
此人品格不必再說　一無是處到處把柄

孔夫子又說：無才能而不信實，這種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在鼓勵人在低潮時，不必煩惱憂愁氣餒，更應該要積極奮發努力圖強，才是正確的觀念與做法。《易經》有「否極泰來」與「泰極否來」的說法，各有其不同的意義與用法，必須要懂得善用，才能有所受益，千萬不可看到文辭的表面就下論斷。「否極泰來」，是在鼓勵正處於人生低潮期的人，提醒黎明前必定會經歷一段黑暗，所以在低潮黑暗中並不可怕，能夠善用者，正可利用逆境

來增長自己的學識，啟發自己的智慧，所以佛家說「逆為增上緣」。對於修行人而言，在逆境中，才得以體會真正的人生，覺悟為人的真正價值，再借著色身的磨練，以找回真本性，所以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泰極否來」則是在警惕正處於好運的人，人間無常，世事多變，要知道未雨綢繆，好運時要為將來萬一歹運時做好補救的準備，才能在多變的社會中渡過難關，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對子路說：「仲由（子路）啊！平時所教導的，你明白了嗎？明白就說明白，不明白就說不明白，最後才能成為有智慧的人。」

與生俱來的智慧，大部分的人都必須靠後天的教育，充實知識去開發，才能夠有所收穫，所以孔夫子又在同篇說：「只一味的學習，而不加以深入思考去理解，就容易迷惘；只一味的憑空思索，卻不多加學習以充實知識，將會產生疲乏而一無所得。」上天給予我們的各

種情況，都是為了我們能夠更好，但要懂得其中的涵義，才能善用而產生正面的效果。

才能有與生俱來的良能，也有向外學來的技能，但無論如何，都必須要用心努力去開展，否則墮落與無知，讓人的生活頹廢與鄙陋。如果再加上沒有誠信，不事努力去充實以面對各種環境的考驗，必然為了生存而以不法的手段去營生，搶奪拐騙樣樣皆來，雖然國家刑罰訂得再嚴，如果不能喚醒其羞恥心，恐怕就會成為社會的毒瘤，所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人民，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

人而無才能也已經夠可憐了，如果不能自覺而積極努力學習向上，使自己產生自信，使他人對我們產生信心，不曉得這種人要如何立足於社會？這是孔夫子在此對於「悾悾而不信」者的擔憂，悾悾，

讓人看起來很誠懇，其實是非常無知的樣子，這種人經常被其外表所誤導，讓人進退兩難，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所以孔夫子說「吾不知之矣」。

「人」字兩畫，看似簡單，但要能做得圓滿卻不是那麼容易，人的兩畫，代表一陰一陽、一內一外、一性一體，其中有無形的性命與有形的色身，必須靠每個人去領悟。來到人間就是學習做人，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圓滿人道，人道圓滿了，天道自然會有成就。古賢有《待人》的文章一篇，可作為我們做人學道找回本性的座右銘：

不當眾訓人，不背後罵人，不暗中傷人，不厲色淩人。

怨莫大於不體人之苦，而又攻之；

仇莫大於不隱人之私，而又訐之。

是故寬人之過，化人之惡；讚人之善，繼人之德也。

教人有三苦：苦口勸告、苦心善導、苦行身教。

導人以正，功莫大焉；愛人以德，善莫大焉。

41 學不及恐失

【原文】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夫子說明學習態度　沒能趕上程度難如
心中惶恐又怕失之　如此現象難以自處

孔夫子說：「學習很怕趕不上進度，進度趕上了，還很怕又失去了。」

「學」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也是認識大自然增加常識的方法，更是開發智慧找回本性的訣竅。學要能致用，才是有效的學習，如果只致力於學習，卻無法有效活用在日常生活上，卻成為累贅，那又有何用呢？是以孔夫子在此章所說「學如不及」，除了有趕不上進度的顧慮外，最重要是無法實用在生活上，產生對己對人的正面效

用，很怕在生活上用不上，所以說「猶恐失之」。總之，學習的好處多多，是以《論語》在第一篇《學而篇》的第一章，孔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開宗明義提醒我們，要從大自然中去學習，才能獲得實用的常識。並在最後一篇《堯曰篇》的最終章，孔夫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提醒我們從知禮、知言學習，以知天命，找回自己的本性，才是真君子，這乃是來到人間最重要的目的，其中已將「學」的實際作用蘊藏其間。

短短人生數十年，能百歲者古來稀，在這無常的人生中，要找到真常的本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明師指點，把握「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的精神去自我覺悟，恐怕很難從無常的輪迴中解脫。所以孔夫子要我們從日常生活中的人倫著手，圓滿完成人道，天道自然有所成就，是以在《論語‧學而篇》說：「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長時受到孔夫子教化的薰陶，由衷說出心得：「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學問並非只在知識的充實，還要在實際上的運作，是以說「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行」。學習必須要在溫故與知新上下功夫，才能夠融會貫通，不但能夠與人分享而成為人師，更可以讓自己明理實修，找回無所不能的本性，成為自己真正的老師。

安貧樂道自古以來，一直是好學君子所依循的精神，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讚歎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並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在《論語・學而篇》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真正的好學，當如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回答魯哀公所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向子路解說「六言六蔽」說：「愛好仁德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愚癡；愛好聰明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放蕩；愛好愚信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傷害；愛好耿直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偏激；愛好勇氣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禍亂；愛好剛強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狂妄。」可見學習的好處多多，然而學習，還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實踐，才能從有為中找到無為，從相對中找到絕對的中庸至理，從輪迴中找到解脫的出口，這才可謂找到學習的真諦。

修道修心，修心淨心，向不動明王學習常住真心的永恆真理，古德有《不動心》之文，供我們參考：

不動心於聲色犬馬，則志遠德涵，黠慧清明；
不動心於名利財貨，則志一行廉，黠慧穩定；
不動心於貧賤富貴，則志朗節美，黠慧超群；
不動心於稱譏毀譽，則志定氣和，黠慧圓通。

42 舜禹有天下

【原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孔子讚歎巍巍禹舜　擁有天下以公為尊
不以私有獨自享受　德照古今撼動乾坤

孔夫子說：「真是偉大啊！舜帝、禹王擁有天下，卻不以為私有而獨自享受。」

《易經．乾卦．文言》載：「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之行，日可見之行也。」其意思是說，所謂的「乾元」，是開始秉承大道巨大的能量，能善加應用而使其亨

通。所謂的「利貞」，是在表達萬物的本性，以及其所展現出來的情況。乾卦的美德，開始就能以其美好的利益，來利益天下萬物，卻不誇言其利益天下的功能，這才是真正的偉大啊！真正偉大的乾德，具有剛陽強健、居中守正、純陽不雜、純粹至精的美德。當六爻發揮功能時，可以旁通至萬物的情狀；可以隨時運用六爻的龍德，來駕御天道；當行雲佈雨時，得以使天下太平。君子以成就美德，作為言行的目標，所以每天都能看到其德行的進步。

大公無私是天道運行的準則，大道首先以乾元的能量賦予萬物，統御萬物，使萬物皆能依道而行，從沒有自私的行為，因而聖人知其理而效法天地的大公無私，順從自然，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說：「有一種東西是萬物所混合形成，比天地還早出生，無形象無聲音，一直以來都是獨立存在，不因任何情況而改變，到處運行卻從不停止，可說是生育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稱他為『道』。因廣闊無垠，又可勉強稱他為『大』；因看不到蹤跡，

又可稱他為『逝』；因離我們非常遙遠，又可稱『遠』；因遙遠到回歸大道的根源，所以又稱『返』。可見道很偉大，天很偉大，地很偉大，性王也很偉大。在我們生長的環境中，這四項都很偉大，而且要知道性王是其中之一，因而要善加保護。」聖人能學天地的大公無私，是因找回自己的本性，契入大道的關係。

舜帝、禹帝，皆是古代的聖王，雖為帝王不為私自享受，一生為民服務為宗旨。舜帝的偉大，依據《大學》記載：「堯帝和舜帝以仁愛治理國家，老百姓跟隨學習，也都能行仁愛；夏桀與商紂以凶暴統治國家，老百姓也跟著學習，變得凶暴無禮。統治者的命令，違反天性的好生之德，老百姓就不會服從。所以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的要求別人要做到寬恕，那是不可能的。」以身作則是自古以來要成為聖王或君子的必備條件，舜帝善與人同，事

事親躬實踐堪為表率，帶動百姓，上下一心，卻不自矜，所以偉大。

禹帝的偉大，依據《論語・泰伯篇》記載：孔夫子說：「對於夏禹，我不能有所指謫了。其平時生活的飲食清淡，然而對於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祭品卻很豐盛；平時所穿的衣服很粗劣，然而上朝所穿戴的衣冠卻很華美；平時所居住的房室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禹，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謫了。」不著重自己的享受，卻致力於公益的付出，這就是聖王的作為，一切都是為了國家百姓。真正有意義的人生，在古德的《不求》一文中盡現：

戰勝自己是人生的一種成熟，提升自己是人生的一種豁達，

檢討自己是人生的一種修養。

不求掌聲，只求盡心；不求肯定，只求無愧；

不求人知，只求無悔；不求回報，只求無憾；

默默修持，一心許天；逢惡報喜，以德報怨。

43 天大堯則之

【原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孔子稱讚大哉堯君　地位崇高天德依循
天德無窮堯帝效法　古來帝王仿其功勳

孔夫子說：真是偉大啊！唐堯當帝王的時候，其地位多麼的崇高啊！唯有天的功德最大，也唯有堯帝可以效法。

堯帝是黃帝的四世孫，是一位勤政愛民的聖君。十三歲時，被兄長帝摯封於陶，把陶邑治理得井然有序。由於帝摯不賢德，到處有亂象，東夷相繼作亂，猛獸危害百姓，帝摯命堯蕩平，堯命后羿除害，於是賢德遠播四海歸心。堯繼位後，大臣們要給他建一座豪華的

宮殿，他不要，卻親自率領大臣蓋幾間茅屋以為寢宮，還蓋十幾間連在一起的大茅屋，作為與大臣的議事大殿，接著帶上幾位大臣到各地體察民情。堯帝對百姓充滿仁愛之心，常說：「只要有一個人挨餓，就是我餓了他；只要有一個人受凍，就是我凍了他；只要有一個人犯罪，就是我害了他。」為了直接與百姓溝通，建立一張「敢諫之鼓」，可以隨時擊鼓求見；又建立一株「誹謗之木」，歡迎天下百姓隨時指出他的過失。他的地位不傳給兒子丹朱，而禪讓給賢德的舜帝，開創中國歷史上禪讓帝位的先河。堯帝的這些做法，不僅體現了他寬廣博大的胸懷，還為後來古今中外的帝王樹立美好的典範。舜帝受到堯帝禪讓之後，勤政愛民，兩位帝王在歷史上，都是具有盛德的明君，使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後人把天下盛世，稱為「堯天舜日」，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可見後人對其德政的稱頌。

古來聖者的特徵，就是大公無私，為民服務不遺餘力，勤於公而

忘於私，是以其德能夠與天地相配。由於大公無私才能深入天心，契入大道，世人無論居於何位，只要能夠淨己心以感萬物化萬民，使能回歸聖佛仙的本位。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章說：「天地之所以能夠長久，由於其源自於大道，並非自己所生，所以能夠依靠大道而長遠生存。聖人善用此大道，雖然後其身而不身先，最終卻能自然居於先；雖然外其身而不求顯現於眾人之前，卻自然能夠使其身顯於眾人之前。因其能夠捨棄一己之私而成就大公，最後眾人也不會忘記他的德澤，因而能夠永遠存在。」能夠明白大公無私，才是唯一能夠進入大道之門的捷徑，才有機會能夠做得到。

自古神仙本是凡人修成，只要凡人能夠堅定信心，好好的從修道修心著手，如此則能感動仙佛前來相助，引領我們走出輪迴的迷魂陣，是以《地藏菩薩本願經・分身集會品第二》載：「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百千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吾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強眾

生，令心調伏，捨邪歸正，十有一二，尚惡習在，吾亦分身百千億，廣設方便，或有利根，聞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勸成就；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輩眾生，各各差別，分身度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天龍身，或現神鬼身；或現……」萬物皆有靈性，皆是聖佛神仙的化身，時時鼓動廣長舌以說法，我們當要細心傾聽。

堯何人也？舜何人也？端看自己如何去學習，古德有《道化世界助化凡業》之文，可為我們修道學習聖賢的依據：

1、只要不斷的做有利眾生的事，就會擁有不可思議的大力量。

2、難忍能忍必能增長智慧，難行能行必能開展道程。

3、不要把批評別人當作真理宣揚，不要為別人是非造下自己口業。

4、群居閒談要守口，獨處靜思需守心。

5、有功大家快樂分享何必稱讚自我，有過一己勇敢承擔不必推給別人。

44 民無能名焉

【原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子又讚聖君帝堯　功德浩蕩古今皆曉
百姓難以言詞形容　古來帝王德稱楚翹

孔夫子又說：堯帝的功德真是偉大啊！人們無法以言詞來形容。真實本相原本就是無相，是以難以語言文字形容，因而佛家常以「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數無邊」、「不可思量」、「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等等難以言喻的文詞形容，孔夫子在本章形容堯帝的德量，則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也就是說堯帝的德量非常浩瀚偉大，實難以用有限的語言文字來形容其無盡的德澤，可見其德量之寬廣無垠。

依據《地藏菩薩本願經•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記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已過去久修善根，證無礙智，聞佛所言，即當信受。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雖聞如來誠實之語，必懷疑惑，設使頂受，未免興謗。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立何願，而能成就不思議事。佛告文殊師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恆河，一恆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千倍多於上喻，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文殊師利，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可見地藏菩薩所積德量之多，真是難以數目形容。自古以來，聖佛神仙不斷以各種方式下凡來度化世人，不辭辛勞，我們都要尊重與敬佩。

在本書第一題，孔夫子對於古公亶父的長子泰伯，為了圓滿父親的心願，作出避離而出走的一讓，父王歿不返國奔喪的二讓，斷髮紋身決不返國的三讓，其德無量，當時百姓找不到適當的話來稱讚他，

這是為公而忘私的極致表現，是一般常人所做不到的行為，這正是《易經‧大過卦》的真實精神所在，其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君子學能通天達地明人事，對於事理要能融會貫通靈活應用，因而其智慧、德澤大過於常人，其能力足以獨自面對諸多的障礙困境，而且能瀟灑地通過考驗，一點也不畏懼，雖然沒有他人的理解與幫助，仍然能保持樂在其中而不憂悶。

有智慧的人，總是能夠改變環境，瀟灑自在地過生活；沒有智慧的人，總是被環境所束縛，經常哀怨憂愁過日子，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即是此義。是以修道士當要覺醒，古佛有《看開轉念才能快樂》之好文，可供參酌：

什麼是「無為而為」？當在意越多，得到便越少，執著越多，就越痛苦，煩惱也就越多。苦來自於心裏想不開，執著迷惑。遇到事情不必痛苦，是過則過，何必記在心頭？

不必與自己計較、過不去。念頭轉變一切，將痛苦轉成快樂，痛

苦轉成零。成功、失敗，一念抉擇。立志成功，有志向，就有力量。心有力量，一定能成功。

要記住，你們是為師，千百億化身的活佛。不要有偏私，不要只為自己，箭頭不要老是指著別人，多指指自己。指自己的偏私，然後要去偏私循正義。心無偏私，自然公心一片，做出來的事，就不會有倚偏，而是光明一片。體驗生活禪，玄不玄？禪的意就是單心，就是最簡單的心。當真誠的時候，不用祈求上天，自然就會有感應，因為當下即是天心。有苦有難時，肉體受折磨時，先問問自己，當下有無誠心。有時貪得無厭，貪心不足，容易損壞自己的福氣啊！

人都在成敗之中起對待，心不平衡，每天都不快樂。所以做事情，不要在成敗中衡量自己的能力，也不要高估自己或低估自己。人在塵世中，往往盡了心就要得到，這樣就不快樂了。「真」在哪裡？在不欺不騙，天真可愛。純真之中，要真在「真心不退」，才會成功。人生的困難坎坷，突破要看自己。

45 其有成功也

【原文】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夫子再讚偉大堯帝　成就功業浩瀚無極
其所制訂禮樂典章　多麼光明燦爛無比

孔夫子又說：堯帝所成就的功業，是多麼的崇高啊！他所制定的禮樂典章，是多麼的光明燦爛而且成功啊！

每個人都具有無為的本性，可以在人間有所為有所不為，其自然流露的性德，可以達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人之境界。為了度化沾滿塵污慾望的世人，於是古聖仙佛倒裝下凡來到人間示現，以為教化萬民，喚醒本性，回歸本位。堯帝之所以能夠制定禮樂典章，以為教化萬民，使得天下大治，其偉大的成就，實在出自

於自性性德的流露，如此聖君的王政實有別於後代霸王政治的有為操作，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是有為的霸王之治，與無為的聖王之治，其間的差別之處。自性中智慧的流露，必然能夠感動人心，使人心淨化，自然國泰民安；如果用聰明才智的有為法治國，必然引來奸詐的習性，使得百姓更難治理而已，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福德乃是有為行善所積，功德乃是自性自然的流露。古代聖王深明其中之理，是以能夠以大公無私的精神行無為教化的政治，因而百姓深受其德澤的護佑，每個人都能生活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環境中，統治者一生只在意百姓是否受苦，全然不在意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天天為百姓幸福的生活努力，一點也不厭倦，這就是其偉大之

處。由此可見，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本性，以發揮大道賦與己身的偉大功能，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是非常廣泛的，隨時都在我們左右，萬物都是依靠大道生存，大道卻從來不辭辛勞運作著。雖然有所成就，也不擁有其功勞，以其慈愛養育萬物，卻不加以主宰。經常無欲於表現，不為人所知，可說是非常渺小；然而所有的萬物都歸屬於大道，卻不曾加以主宰，可說是非常偉大。所以聖人學習大道的精神，始終不認為自己偉大，所以反而能夠成就其偉大的人格。」

聖佛神仙的成就，在於其本性的淨化，並非在積德修福上下功夫，積德修福大不了只能是促成淨化本性的助緣，稍有不慎，心念有所偏差，便成為福報，仍是在輪迴中，未能出離苦海。所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由於梁武帝心存邪見，不知道如來正法。建造寺廟、供養僧眾、布施財物、廣設齋會，這叫求福，不可以將福德當作功德。功德在法身之中，不在修福上求取。」接著又說：「見

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古德有《修補》一文，可以建功又可積德：

一日補一缺，心性圓又美；一日改一過，德高尊又貴；

一日修一點，琢磨煉又錘；一日查一言，言語善又對；

一日思一行，足下實又規；一日舉一理，精進累又培；

一日除一欲，意念淨又潔；一日發一善，佛心慈又悲；

一日了一愿，功果大又偉；一日省一微，朝聖又一階；

一日斷一業，因果不再結；一日邁一步，大志壯舉推。

46 舜有臣五人

【原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虞舜之時賢臣有五　天下大治百姓無苦
武王則說賢臣有十　德政澤民國人擁護

虞舜有賢臣五個人，使得天下大治。周武王說：「我有治亂的賢臣十個人。」

《大學》載：「《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符合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守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然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

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足，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能聚集擁護，必然能夠保有土地；有土地自然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夠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發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君王如果致力於財貨的聚斂，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會獲得民心，使民心聚合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乎道理的話，人家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違背道理不明不白所獲得的財貨，也會以不合常理不明不白的失去。」明理的君王，其責任就是在為百姓找到良臣，共同來治理國家，使百姓能獲得安和樂利的生活，絕對不是去找聚斂之臣，來幫自己聚斂財物。

《論語・顏淵篇》記載：樊遲請問仁道，孔夫子說：「要能愛護人。」請問明智，孔夫子說：「要能了解人。」樊遲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夫子接著解釋說：「舉用正直的人，來替代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正直的人。」

樊遲離開後，遇到子夏，說：「我剛才遇到老師，向他求教明智之道，老師說：『舉用正直的人，來替代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正直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子夏說：「這一句話的內涵真豐富啊！虞舜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皋陶，沒有仁德的人就遠離了。商湯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伊尹，沒有仁德的人就遠離了。」這是自古以來明君的作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百姓選良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這五位臣子分別為禹、稷、契、皋陶、伯益。禹管治水，后稷管農耕，契管教化，皋陶管司法，伯益管山林和動植物，這正是舜帝以官僚分工治國的方法，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百姓都能夠過著安樂的生活。周武王說「予有亂臣十人」，亂臣就是治理國家政事的大臣，十人分別是周公旦、召公奭（讀是）、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文母等。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曾制禮作樂，輔佐武王；召公奭是武王同父

異母的弟弟，輔佐武王消滅商朝；太公望就是姜子牙，輔佐文王、武王平定天下；畢公是武王同父異母的弟弟，是周成王的老師，屬於天子三公之一；榮公也是三公之一；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是屬於文王屬下的四位親信大臣。在文王姬昌被紂王囚禁的時候，閎夭、散宜生、姜太公參與解救的行動。

我們會來到人間出生為人，必然是有其原因，究其根源，不外乎就是願力和業力驅使我們前來，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必須努力實踐去完成，才能了願與了業，如此圓滿達成人道，才得以回歸天道。先聖有《明理》一文，可供參考：

明理的人，不會與人爭強鬥勝；
明理的人，不會與人比長論短；
明理的人，不會與人計較得失；
明理的人，不會因為受到委屈，就怨天尤人；
明理的人，不會受到挫折，就退縮不前。

47 周德謂至德

【原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孔子曾說人才難得　文王事殷可見其德
堯舜時代人才濟濟　武王九臣政通人和

孔夫子說：「賢才真是難得啊！難道不是這樣嗎？在唐堯、虞舜交接的時候，賢才最多。在周武王的十位賢才當中，有一位是婦人，實際上只有九位而已。在周文王時，天下有三分之二歸他治理，尚能臣事於商紂王。周文王的聖德，可說是奇大無比啊！」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回答子貢請問為仁之道時說：「工作要能夠做得完善，必須先準備好器具。在所居住的地方，必須遵奉其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仁德的士人交往。」一位執政的聖王，必須千方百計為百姓尋找治國的人才，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國家能夠富強康樂，古來賢者大多要受過艱苦的磨練，才能造就出色的才能，堪為國為民服務，因而有志於治國的君王，當要在街市鄉野間尋找治國的良才，是以孟子在《告子下篇》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的工地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所以上天要將重大的責任，降在那人的身上，必定先使他的心神苦惱，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的體膚挨餓，使他遭受困窘空乏，使他諸事不順而心煩意亂，以此來磨練他的心性，堅強他的性格，增加他的能力。」

能力是在困境中培養的，智慧是在處事中開發的，中庸之道必

須在行於兩端中才得以體會。沒有經過生病，就不知道健康的重要；沒有遇到飢寒，不知道溫飽的重要；沒有養過小孩，不知道孝順的重要。沒有經歷過冷暖的人間，確實嚐受生離死別的場面，體悟解脫的自在，不知道修道的好處。在當了領導人物之後，必然會面對許多要處理的事情，此時才知道必須具有能力，以及能得到賢才輔助的重要。要想修道的人，才知道尋找明師得到口訣的重要，歷來執政的聖王，無不以能得到賢才輔政為其要務，是以孔夫子說「才難，不其然乎？」一直指渴求英才的心理。

「堯天舜日」古來用以表彰政治的清明，因在堯舜時代，兩位聖君都能善用多位賢臣以輔政，經營出色的精采文明，使得百姓得以過著幸福的日子。周武王時任用了十位賢臣，把國家政治推向極盛，其中九位男性，一位是女性。依據《朱子集注》所說：「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邑姜是武王的妻子，屬於文母，就是第十位，幫助武王治理內院、後宮。主內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相夫教子，護理武王的

身心健康，使其沒有後顧之憂，更為武王教養後代。周代之所以能傳承八百餘年，這些接班人從小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居功厥偉的當屬王后，文王的祖母太姜，生泰伯、仲雍、王季，都是聖人。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是聖人。文王娶太姒，生武王、周公，都是聖人。當太任懷文王時，很注重胎教，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說傲言，所以能孕育出一代聖人。

在殷商時，文王屬於其諸侯，由於紂王失德，為人暴虐貪淫，弄得眾叛親離，有三分之二的諸侯都歸附於文王，但是文王還是依君臣之禮，率領諸侯來服侍紂王，卻沒有去推翻他，這種德性的涵養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孔夫子讚歎他的聖德。為人當要做好自己，自可心安理得，絕對不可以貪得無厭，這不但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困擾，更會給自己招來無盡的災禍，古德說：「當人的私心累積到沒辦法改變的時候，災劫就來了。但不要忘了，道因劫降，劫因心召，只要以道化挽人心，劫難也就自然跟著轉化。」

48 致孝乎鬼神

【原文】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孔子稱禹吾無間然　平時生活飲食清淡
致孝鬼神盡其所能　從其行為可見一斑

孔夫子說：對於夏朝的禹帝，我不能有所指謫了！其日常的飲食粗淡，然而對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祭品卻很豐厚。

夏禹的父親是鯀，鯀的五世祖叫做顓頊，顓頊的父親叫昌意，昌意是嫘祖與黃帝所生的次子。鯀被封在汶山石紐地區（今四川省北川縣），母親是有莘氏之女，名叫女志，又叫女嬉。禹在幼年時，隨著父親東遷到中原。鯀被帝堯封於崇（即中嶽嵩山），當時由於中原洪水氾濫成災，百姓愁苦不堪。帝堯命鯀治水，使用封堵之法，九年未

能將洪水平息，舜帝將他流放到羽山。接著命鯀的兒子禹繼任治水的職務，禹立即與益和后稷在一起，召集百姓前來協助，禹視察河道，並檢討父親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知道小水可以用堤防圍堵，大水必須改以疏導為主要方法，順著水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疏通了九河。禹堅韌不拔勇於開拓的精神，經過十三年的治理，終於成功消除中原的水患，受到舜帝的賞識，將帝位禪讓給他，並以自己的封國夏為號，夏朝正式成立。

孔夫子對於堯舜禹三位聖王，可說是讚歎有加，在此事對於禹帝的稱讚，對於其一生的言行舉止，幾乎找不到缺點可以批評的地方，對於其為公而忘私的精神，舉了三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這可以說是對於禹帝人格的高度肯定。

飲食是養護身體所必需的東西，但必須適可而止，過度的強調豐盛的飲食，對於身體的健康並非是好事。健康的觀念，是在攝取需

要的養分，為了滿足口慾而過度嗜慾，足以給自己帶來身體機能的傷害，更是心靈的迷惘，讓本性失去功能。因而當要謹慎於平時的起心動念，不要刻意去追逐外在的事物，以免元氣受到損傷，元神受到障害。因而明理者當要知道保持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清淨，才不至於讓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變成了六賊，盜走元氣。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說：「如果過度使用眼力，貪看外在的形色，容易導致目盲；過度使用耳力，貪聽外來的聲音，容易導致耳聾；過度重視口慾，容易導致味覺失靈。心神不內斂，經常追逐外境，獵取外物，容易導致心發狂；過度追求難得的財貨，容易導致行為出軌。所以想要修道成聖的人，必須充實內在的品德，不要向外去追求。是以要去除慾望的追求，以確保本性的天真，不要讓上天所賦予的元能給消耗了。」禹帝的菲飲食，正可消除對飲食的過度慾望，足以保護自己的元神。

《中庸》記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

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但卻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離開祂。』這使天下的人，都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大德，讓我們感覺到有如在我們的頭上，以及在我們左右。」古聖王以神道設教，正是以提醒世人對鬼神要存敬畏之心，如此才能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慎獨功夫。禹帝能知其理而善其用，所以「致孝乎鬼神」。

人皆是大道所生，來到人間，不外乎就是要各依自己的環境修成正道，禹帝如此，我也是一樣，因而古德《道化》一文，可供參考：

道使懦弱的人，變得更堅強；道使庸俗的人，變得更文雅；

道使怯懦的人，變得更勇敢；道使狂妄的人，變得更謙卑；

道使貪婪的人，變得更安分；道使痛苦的人，變得更喜悅；

道使冷漠的人，變得更熱情；道使悲觀的人，變得更豁達；

道使奢侈的人，變得更儉約；道使愚昧的人，變得更聰慧。

49 致美乎黻冕

【原文】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夫子又讚夏禹作為　上朝衣冠從來無虧
平時衣服質料粗劣　一切為公問心無愧

孔夫子又說：禹帝平時所穿的衣服很粗劣，然而對祭祀所穿著的衣冠卻很華美。黻冕，讀服勉，祭祀所穿戴的衣冠。

《中庸》載：「君子要安於位而依本分行事，不希望做超出本分的事情。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人應做的事情；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人應做的事情；處在夷狄的地方，就做適合夷狄地方的事情；處在患難的地方，就做適合患難時的事情。君子的德能，可以做到到處適應而順心如意。居於上位，不欺凌下位的人；居於下位，

不攀緣上位的人。對上不怨恨天，對下不責怪人。所以有德君子是可以用平常心，來等待完成天命，小人卻常鋌而走險，希望能夠有僥倖的機會。孔夫子說：『君子待人處事，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會怪罪靶子擺不好，只怪自己射箭技術不精純。』」聖王是以君子之道來要求自己，因而平時對於待人處事，都很注意，常常反觀自照，以免違反中庸之道而偏離正道。禹帝的潔身自愛，公忠為國為民，不因自己擁有全國之富，統領全國之尊，而放縱自己縱慾盡情享受，反而更謹慎自己的衣食，只求溫飽而不求華貴；但對於代表國家行事時，又不寒酸而失去帝王的威信，可說是做得恰到好處，平時不上朝，居家的生活過得儉樸，祭祀所穿的衣冠，華麗而大方。如此的作為，既不浪費奢侈，又不失去該有的尊嚴。

　　君子之道，在於為公而忘私，古來聖王治理國家，從沒有為自己的享受而費心，一心一意為民服務，是以堯舜禹的施政，至今為百姓所追念與敬愛，成為三官大帝，在人們的心目中永遠存在。其德澤

之豐盛，其感召之靈驗，都是來自於他們在世時的作為，人們口耳相傳，至今源源不絕，川流不息，這是在生活中能夠依循大道而做到慎獨，所產生的效果。因此，《中庸》說：「所謂的『大道』，充滿著宇宙，萬物是不能夠在須臾的瞬間與大道分離的，如果能夠分離，就失去大道的本真了。是以要成為一位君子，在平時他人難以看到、難以聽到的地方，必須做到戒慎恐懼。因而在隱微難聽難見的地方，在別人尚未發現時，自己就要及早發現並加以修正。所以要成就一位君子，必須從『慎獨』的功夫做起。」平時生活，衣食與自己最為密切，從中可以觀察一個人的存心，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特質。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一位有志於進德修業的士人，如果對於自己的粗劣飲食及破舊衣服，還感到羞恥的，就不足與他談論人生的大道理了。」

又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致力謀求大道，不必費心去謀求食祿。雖然努力耕作，仍然難以免除飢餓的情形發生；只要致力

學習正道，爵祿自然隨之而來。君子所憂患的是，大道不能廣為推行，卻不憂患貧窮的環境。」自古以來成就聖王及君子或仁人志士，「謀道不謀食」是共同要去達到的目標。修道亦是如此，當要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中，做到謹言慎行。

「萬法為心」，人生的一切，都是此心所生，也是此心所滅。因而人的一生，都是心的作用，能夠將心修好，無論處於何時何處何事，都能夠依據大道的真理去作為，當然能夠融會貫通，不會失去中道而能恰到好處。因而修道之要在修心，淨心以修心，必然顯現智慧。古聖有《相由心生》一文，可供參考：

人生的福境禍區，皆是念想造成。
要知道，相由心生，相隨心滅。
心是萬境的容器，但看你要容何物？
你只有先善養其心，時時發正念，
才不會被怨、恨、惱、怒、煩，佔據你的心。

50 致力乎溝洫

【原文】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孔子讚歎夏禹治國　全力治水百姓安妥
自己居室非常簡陋　吾難指謫行政功果

孔夫子又說：禹帝平時居住的房屋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朝的禹帝，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謫了。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大學》要完成世界大同的八條目，其理論是非常完整的，其願景是非常美好的。但理論再完整、願景再美好，如果不能付諸實踐，結果都是空談，永遠不能見到世界大同，享受到其美景。因此，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對於品德不能提昇，學問不能講習，聽聞義

理而不能跟進，有不好的不能改善，這是我所擔心的。」對於品德、學問、義理、改過，如果不能付諸實踐，這是孔夫子所擔心的，也是我們想要學習聖賢的修道士所要注意的地方。為何孔夫子在禹帝的身上，找不到可以指謫的地方，顯然已經付諸實踐而且能做到完美，所以才能無所挑剔。前面已談及「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最後再來談談「卑宮室，而致力於溝洫」。

舜帝受到堯帝禪讓，將治水九年無功的鯀流放到羽山，最後死於當地。後來舜帝徵求大臣們的意見，一致向舜帝建議說：「禹雖是鯀的兒子，但德行能力都比父親要強，而且為人謙遜，待人有禮，做事認真，生活儉樸。」於是舜帝派任禹去治水。大禹心地賢良，並不因其父受懲罰而懷恨在心，欣然接受此一任務，並下定決心將水患治好，舜帝並派伯益與后稷兩位賢臣幫助他。當時大禹才剛結婚四天，他的妻子塗山氏是一位賢慧的妻子，同意丈夫接任此事。大禹帶領著大臣及助手，跋山涉水，露宿風餐，走遍中原大地高山大河，窮鄉僻

壞，以及人煙罕至之處，到處拿著工具去測量，檢討父親治水失敗之處，知道圍堵並非可行之法，於是發明疏導的方法，使得水能夠依地勢而東流入海。為了拯救百姓於水患之中，幾乎馬不停蹄似地日夜奔忙，在治水十三年當中，曾有三次經過家門而不入，雖然想家，但想到百姓備受水患的肆虐，不敢有所怠慢而繼續工作。在治水期間，從沒有安穩的睡過覺，舒服地吃過飯，這種為公而忘私的精神，難怪孔夫子說：「禹，吾無閒然矣！」

禹帝治水的大德，不但利益了當時的百姓，並澤及中華民族的代代子孫，使得能夠安居樂業，這是出自禹帝內心至誠所發無窮力道的能量，所產生的效應。因而《中庸》記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由此可見至誠的功能，可以說無遠弗屆，無所不能。其影響的情形，如《中庸》所載：「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

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禹帝能以至誠之心、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而有聖王之稱。其精神正是修道士學習的準則，古德有《實踐的功夫》好文一篇，可供我們參究：

修道盡性，不入心性，無法了愿，無法行功。

即使行善布施一輩子，對自己沒有功德，只有福德。

明理才能盡性，行功了愿才是功德。

時時刻刻檢討自己，在人前人後是否言行一致，

存誠忘己，是否時刻都如此，重要是在實踐的功夫。